短篇小說選

王赫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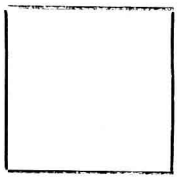
社仆

朝鮮短篇小說選

王赫編

新時代社

康德八年七月十五日印刷
康德八年七月二十日發行



定價六角

編者　新京市西頭道街七五ノ三　王赫

發行人　新京市東三道街四二　王覺

印刷人　新京市日出町七丁目二　程紹宏

印刷所　新京市日出町七丁目二　會發公印刷部

發行所　新京市東三道街四二　新時代社

電話②一一六九
振替新京四一三五

目次

赫色的山……金東仁作　古辛譯……一
李致三……張赫宙作　遲夫譯……一三
猪……李孝石作　古辛譯……一八
烏鴉……李俊泰作　羅懋譯……二八
山狗……張赫宙作　夷夫譯……四八
月女……金史良作　鄒毅譯……六二
福男伊……兪鎭午作　羊朔譯……七〇
嘉實……李光洙作　王覺譯……七八
後記……編者……一一七

赭色的山

——某醫師的筆記——

金東仁

是旅行滿洲時所發生的事情。爲探得一些還沒曾受過文明的洗禮的滿洲風俗，並且想調查一些在他們中間所生的疾病，約有一年間的光景到滿洲的內地去旅行，現在想把××村一個小部落裡所遇見的事情，記述下來。

××村僅々是由二十幾家朝鮮人的地戶所集成的小部落，四下裡見不着一座山，在廣漠的滿洲的平原的當中，不知名的一個小村子。

帶着一個蒙古人的從者，騎着馬橫斷滿洲村莊的我，到那個村子的時候，已經是過了秋天，在滿洲已經是過着狂暴的北國的冬天了。

說起來，不論滿洲的甚麼地方，沒有朝鮮人的地方是很少的，就是這樣的內地，也會遇着一個全由朝鮮人組成的部落，特別感覺到欽慕，在那個部落裡，即或全部都是滿洲國人土地的地戶，比較說起來，都是一些溫良，正直的部

落民，上了年紀的人，也都曾經學過一冊千字文的人。約略有一年的光景，在這殺風景的滿洲，在那裡過着殺風景生活的滿洲人或是朝鮮人的部落裡邊巡廻着，能過着這樣比較平和的部落，就是外國人的部落，心裡也要高興的，何況又是同族呢？

我在那個部落有十幾天的工夫，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，每天依照戶別去訪問，和他們對話，消耗時日，日久也很喜歡那種平和的氣概。

過着綽號叫「山貓」的「鄭益鎬」，也就是在這個部落裡。

益鎬究竟是那裡的人氏，××村裡，誰也不知道，要聽他的腔調，又像京幾的土話，說話快的時候，又有時候像嶺南的土話，打起架來的時候，也有時發出西北的土腔，對漢字是很有心得的，滿洲話根本就說得很好，並且他也會說俄國話，大體可以看出他是曾經走過好多地方的人，可是他的經歷還沒有一個詳細知道的。

在我到達××村一年以前，他想到那裡去，就到那里去，也有時到鄰村去

，忽然又出現在××村裡，就他的外貌看，臉像老鼠一樣，長着尖銳的牙齒，眼睛特別感到狡猾和毒狠，那副獅子鼻毛長在鼻子的外邊，身體輕小，特別顯出敏捷的態度，年歲可以由二十五歲到四十歲之間任意猜定去，就他的身軀，他的醜臉，不論從那一方面，都特別遭到旁人的憎惡，使令人們具有不敢輕易接近他的印象。

他最得意的是由賭博而作打架的因緣，或是玩弄刀子，同追逐婦女，也是極覺平常的一個傢伙。

他那副體態，和那幅醜陋的面孔，並他所作所爲的，沒有一樣不是遭人們所憎惡的。所以在××村全都討厭他，沒有不躲避他的。沒有住所的他，不論擠到誰家裡去找住處，那家裡的主人，都是一言不發的領他到另一個屋子裡，給他準備一點鋪蓋，要他就寢着。可是他，一直到第二天的近午永遠是在那裡睡着，眞像在自己的家裡起來一樣，懶洋洋的起床，等着人家把早飯給拿來，吃完了，也不說甚麼感謝的話，便一步一步的走出去。

萬一有人不答應他的要求時，他一定要以這個作因緣而惹起口角打起架來。並且在打起架來的時候，一定要動起刀子來的。

部落裡的姑娘和小女孩子們，自從益鎬流落到這個部落裡來，沒有一個能安然自在的在外邊走的。偶爾不留神的時候，走出來便要碰着他那不敢惹的眼睛。

「山貓」

這個外名，不知是先由誰說起的，說不清在甚麼時候給益鎬不叫益鎬而叫山貓。

「山貓在誰家住的？」

「老金家呀！」

「沒出甚麼事？」

「傻俸得很，還沒有出甚麼事情。」

他們訊問山貓的行踪事情，代替他們早晨會面時彼此對話了。

「山貓」實在是這村子裡的大禍根，因爲「山貓」的關係，不論地裡怎樣忙，

人手怎樣缺乏，在這部落裡，也不能不留幾個倜强的壯男，來保護這部落裡的青年婦女們。因爲「山猫」的關係，婦女們和小孩子們，不論在怎樣炎夏的傍晚，也不能安心的出到戶外納一納凉：更因爲「山猫」的關係，部落裡的人，得看守他們的鷄架或猪圈，一直到天亮。

部落裡的老頭們和年青的人們核計了幾次，想把「山猫」赶出這個部落，雖然誰也沒有異議，可是竟沒有先出頭或動手赶出他的人。

「你先對他說；以後的事情，全由我來包着。」

「是嗎？這麼着以後的事情我全包着，你先張嘴試々看。」

各々全都以「山猫」爲對像，作了他們談話的題材。

這樣，在這部落裡，永遠是商量這樣的事情，可是「山猫」仍然是很泰然的站在這個部落裡。

「這樣東西，把早飯給做了吧！」

「這邊把寢床又給預備好了吧！」

他把部落全體看的恰像自己的家一樣，「山猫」隨他的心願從這家走到那

家。

××村裡如果部落民的那一家死了人時候，總忘不掉：

「山貓死了，該有多好？」

來代替弔惜的話：同時有誰害了病，也都要說：

「眞叫人不痛快，這病怎不給『山貓』那小子得上呢？」

禍根——誰也沒有給「山貓」表同情，更沒有和他有愛情的。

「山貓」也是一個不受他人同情與愛情的男人，不論誰對自己怎樣，也是滿不在乎，當面看出來不對付，就動刀子筆畫他，背後裡有誰講究他，甚至於說入「山貓」的耳朵裡，他也是一向不管的。

「哼——」

這一聲，就是他最大的處世哲學。

常到鄰村去和滿洲人的耍碴去賭錢，有的時候，被人打的滿臉是血走回來，可是從沒有對部落民訴說過一回，就是遇見了，也沒有親身問他的。——即

或怎樣的被人毆打了，也要在井沿上論天的洗瘡口，尋思他是癩的不能走了，可是第二天，仍然淡着臉兒的走出來。

在我離開××的前一天。

宋僉知這個老人，把驢背上載着那一年的地租，走向滿洲人地主的村子裡。在他回來的時候，便成爲死的了。是爲了地租的計較吧，把毆打完了身體折過來的宋僉知，綁在驢身上，驢正在向××村的歸途，很驚訝地被他家裡人看見了，雖從驢背上把老人卸下來，然而老人已經絕命多時了。

這個事情簡直把××村子反過來了。

「得報讐啊！」

因爲眼眶着這死於非命的宋僉知，這部落裡的人，不論是老的小的，全都上了火。而且全都在那裡作起挺身而起的架勢。

但是，只是這樣罷了，誰也沒有先出頭的，假若有人搶先出頭的話，他們也許會從那裡殺到地主的地方也未可知，所以，我說沒有先出頭的人。每個人

都瞪着眼盯着旁邊人的臉。

跺着脚，吼叫着，訴說被虐待的苦而且哭泣着，又只是這樣罷了。就是爲自己的事情，還恐懼得很，何況爲人家的事情而去反抗地主去呢？始終是沒有一個立在先頭幹的勇者。

我以醫師職業的地位，檢驗了宋僉知的屍體之後，在那歸途上，我曾去會「山貓」。

我看着駝着背的「山貓」，「山貓」又看々我。

——可惜的東西，民族之蠢的男人，一文不值的男人，簡直是米糠，是寄生蟲。

我向「山貓」說着：

「宋僉知的死，你可曾知道嗎？」

聽着我的話，抬頭盯着我的「山貓」的臉，低下去，當我邁開脚步的瞬間，在「山貓」的臉上，很顯然的看出他那簡單的悲愴的表情。

那夜裡，想到離開鄉土萬里的異域裡，被虐待人們的悲哀，老使我不能安眠下去。

再想起那些連陳訴悲憤的地方都沒有的他們，我又不能不暗泣。

是翌日的早晨的事。

因爲有呼喚我起來的聲音，反身就醒起來。

「山貓，在部落門那個地方，已竟血肉糢糊而死了。」我當時對於「山貓」這兩字，便縮起臉紋。可是，還是因爲職業的關係，立刻拿起皮鞭跑到「山貓」倒在的地方。爲求僉知葬式所集合的人，也都跟隨着我跑了來。

我看着的「山貓」，是從腰部向後折成了直角形，昏倒在田地的畦子裡。當我跑到他的近傍，還有微薄的體溫殘存着。

「益鎬！喂！益鎬！」

雖然這樣的叫喊，可是他的氣眞實是斷了。我實行了應急救疾。他的四肢已經很可恐怖的痙攣了。不久，他的眼睛又睜開了。

「益鎬：明白點嗎？」

他看着我的臉，暫且的凝視着我，他的瞳孔縐起始動轉着。好容易，像是認清了點那場的樣子。

「先生！我要去了！」

「上那兒？」

「那個東西——上那個地主那兒去！」

甚麼？我强力的閉一閉將要流淚的眼睛，又執起他那已經凉下去的手。稍々沈默一會兒。他的四肢不間斷的起着恐懼的痙攣，那是死的痙攣。從他嘴裡拽出的聲音，幾乎是沒曾聽過的聲音。

「先生：」

「甚麼？」

「我，看，看……」

「甚麼？」

他的嘴在顫動着，可是說的已經不成話了。再沒有說話的力量，少住了一

會兒，他的嘴，又在動着。說出甚麼樣的話來。

「看着甚麼？」

「看那赭色的山，——那潔白的衣裳……」

他臨死，還想着故國和兄弟們。我，冷了睜開了閉着的眼睛，「山貓」的眼睛也張開了，他想要舉起來腕子，可是，他那折彎的腕子，已經不能再舉起來了，他又像在廻轉着腦袋，可是，始終是沒有那樣的力氣了。

他，把最後的一點餘力集中在舌尖，張開口：

「先生！」

「嗯？」

「那個——那個——」

「甚麼？」

「在那邊的赭色的山——潔白的衣裳——。」

可是，在那裏只有展開着荒漠的滿洲原野。

「請求你，給唱一支歌——東海，白頭山，雖然是乾涸，是崩裂，可是…」

我，閉着眼睛，又張開嘴。

大蓋我也能唱出來。——

「東海……」

背後的部落民們，都合着我唱的這隻歌，響音嚴肅的合唱。——

「無窮花千里

美哉好山河——」

冬天裡，廣漠的滿洲原野的一角，弔着「米糠」盆縊的死，莊嚴的歌聲，漸々地高起來，越發顯出響聲的嚴肅。在那裡，盆縊的尸體一刻一刻的冷下去。

（古辛譯載作風）

李致三

張赫宙

夜。

街頭閃着燈光的時候。

李致三在一群人的哄笑聲裡，揚起了兩手，邁着蹣跚的步子，搖搖蕩蕩的繞着圈子走，他正在南腔北調的喊個起勁，——他今天和往日一樣！又喝醉了。

『呸！他媽的！財主？財主頂個屁！李炳宇？李炳宇算個吊！』

人群裡又是一片笑聲，他所說的李炳宇是當地有錢有勢的頭一戶。李致三又接着嚷：

『哼！洋服算個什麼！腰刀又有甚麼用！』

人群裡的孩子們鼓起了掌，哇啦哇啦笑個盡興，穿着洋服的紳士苦笑着臉，掛着腰刀的警察只有縐縐眉，都默默的走過去。

『呸！天地江山也不過二十五個大吧啦！』

人群裡的大人們，笑的折了腰，他所說二十五個大，是早年的話，現在只能

合上五文錢。

『甚麼？天地江山就值五文錢嗎？』洋車夫問他。

『哼！本來嗎！現在這年月，你能說九萬里長天，比二十五個大還大嗎？他媽的！』

人群都在候着這句話定會從他的口中放出來，又惹起一片爆笑。

眞的，在他喝醉了的時候，天地江山在他眼中比五文錢還要小，只有五文錢的老酒一壺，他就已經能在興高彩烈裡通快的醉他一下子，用一壺老酒，代替了一頓飯，這在李致三早已不算是甚麼希罕事。

有一天，

李致三把一件比他自己身體還要大上十倍的行李，裝在揹架裡揹着走，他的個子本來不高，再加上彎着腰走起路來，活像蜘蛛倒脫皮，抖抖索索的拖着難苦的脚步。

這個行李的所有者就是我，是在我正要雇旁人來揹的時候，不知甚麼時候他

已經在我的眼前了。

我肯定似的問他：

『這樣大，你能揹得動嗎？』

『行啊！行啊！揹得動的。』

他說着已把行李裝在架子裡，我看着他用盡力量揹起來，雖然撞在電桿和土牆上把他累的東倒西歪，可是始終他在勉強的揹起來了。

工錢只是十文錢，可是他在這幾天夜裡又喝的泥醉，在街上胡喊，直到街頭上消散了人影，又高起了濁氣的烈焰以後。

是在秋天裡一個明朗的早晨。我從郊外散步歸來，走過一道高崗，在崗下的一間草房門前，遇着正在收拾揹架繩子的李致三。

『噢！老頭兒！你住在這兒嗎？』

當我這樣問他的時候，他轉過來他那張皺紋交織的臉。

『啊……！是的！先生！』

說着他把臉轉向草房的那邊去，我看到了在他的兩頰上閃着幾絲羞愧，要同他喝醉了的時候去比較，我覺得這純是兩個人。

在那以後的第二天早晨，我很早的就出來散步，在我走過那間小草房前面的時候，從裡面揚出來很大的嘈雜聲音，我在外面從一個小孔向裡看，李致三正被七八個小孩子包圍着叫喊着，——孩子們全是些小要飯兒的。

『老伯！我問你，老伯在年青的時候比李炳宇還要有錢呢！是不？』

穿着一件黑色破洋服上身當外套的孩子這樣問：

『可不是嗎？比他的錢還要多上無數倍呢！』

他自己覺得很得意的說：

『得啦！老頭兒！別騙人！你以前不過是一個小莊稼人！後來地沒有啦，兒女也都得病死啦，就剩你這一個窮光蛋，你上次不是自己這樣說的嗎？』

另外一個穿着破長衫，腰上繫着一條麻繩的孩子，玩皮的說。呆一會，孩子們都摘下鐵罐子。

『老伯！今天晚上早點兒回來，前街有出大殯的，我們好去要酒去。』

『啊！好！好！』

孩子們一窩蜂的跑出去，上街上去要飯去了。

李致三也隨後懶々的走出門來。

季節到了深冬，是在一個零下十五度的大冷天，李致三在一家舖子的門前凍死了，可憐的枕着揹架躺着。

孩子們用松枝作了槓架，把他抬到亂葬崗裡去，孩子們又把他的屍首放在土穴裡，抬來很多的黃土，然後作成一個小山似的土饅頭。

『老伯！您這回可暖和了吧？』

穿着破學生服的孩子低着頭說。

『眞的，就是到了半夜也不能叫苦天冷了吧？』

穿着破長衫的孩子這樣詼諧的隨着答話。

（遲夫譯載黎明）

豬

李孝石

在城址的一角，在架着鵲巢的楊樹上邊，低低的垂着碧藍色的天空。養兎子的房子裡，銀白色的兎，恰像針鼠一般，毛糊糊地在畏縮着。萍果樹的枝子搖擺着掠過原野來的潮風，不通快的吹着那被殘雪掩蓋的苗圃的麥田，少頃，又很利害的吹到豬圈裡。

離開豬圈不遠，在四根柱子的當中縛着的一隻牝豬，一邊抵抗着寒風，叫出尖刺々地聲音。在柱子周圍跑來跑去的種豬，赤紅的嘴裡吐出泡沫，跑到柱子的後邊，呼嚕呼嚕的把前腿搭在那牝豬的背上，牝豬便尖銳的悲鳴，全身在打着旋轉。隨着這個拍子的種豬，嘴裡不住的普普的叫着，繞着柱子跑開了。前後豬圈全是豬的叫聲，下午的苗圃裡，充滿了吵鬧的聲音。

雖然，經過半點來鐘的工夫，仍然沒有如願。周圍站着賣呆的農民們，也都一個一個的很掃興的現出歸意。用木棒把這種豬抬了幾次，究竟豬的體重，

竟把木棒給壓折了，下邊的猪又自由的跑出木框子外邊。

『這樣小的猪崽子不行啊！』

苗圃的技手，大搖大擺的笑着說。

『不，這個已竟像牡牛前邊的那隻小狗一樣了，不那麼着，牠不怪可憐麼？』

『牠害怕呀！』

『害怕？不是跑了，又抓回來了麼？』

一個農民似有什麼毛病的說着，跑到圈旁將那要逃走的猪的前邊給遮住了道：

『一個月以前來了一次沒有配上，這回又來了……』

植伊聽了，拉下臉來，只是漲紅了臉。

『就是畜生也得核計核計呀！多大的一個猪崽，也能配種嗎？』

植伊聽了農人們的話，更漲紅了臉說：

『畜生，沒甚麼關係，您老再給分分心！』

雖然不能拉下臉來，也勉强的把臉拉下來的植伊，最討厭對這獸的照料。心裡着急的很，要求這對他說話的農人，幫着自己把跑出去的猪給追回來。膠皮鞋在泥濘裡打着轉轉，給褲子都跑得脫落了。

把繩給猪的腰綁上，又急忙慌亂的把繩子往臀部退了退，想着！對這獸太鞭笞了。猪崽全身顫抖着，盡力的悲鳴。又想到農家一年的生命線；從得到第一期稅金通知到收穫馬鈴薯的期中，一家的吃糧全都得從在這裡這個東西的身上擔負。對這小猪覺出深痛的後悔，一邊看着，忽然又給打趣賣呆的人們一個補助，植伊的鞭子，在沒有罪過的獸的身上，像下着雨一般的輪打着。

『好吧！綁上看！』

一個農夫幫着植伊，又把這胆怯不安的猪崽，給推到柱子的當中，另用一桿橫竿，緊緊的橫在腹部，這時牠的身子連一點也不會動彈，綁得正正當當的。

毛，在全身刺撥，貼在猪崽的身後不離開的種猪，其先雖然還沒有離開植伊的手，可是，後來已經像見着火車似的恐怖着，從柱子的上邊襲到猪崽的身

上。赤紅的嘴，像風匣似的呼吃呼吃的使着力氣，洩盡了牠的慾望。下邊的牝豬，像扯破着嗓子似的叫着。

周圍打趣的人們，一齊的笑着。都忘掉胡說胡講了。

突然，粉伊的影子，浮現在植伊的眼前。他的眼睛離開了柱框子，看着遠方。

——「粉伊，她往那兒去了呢？」

第二期稅金沒有納，連第一期的都滯納着的農家，就沒有比養豬再强的副業。一個豬在一年裡，看是很麻煩的事，稅金當然是稅金，可是家裡零用錢，是很足用的。在植伊是很詳細知道豬的好處。

村裡的人們，一分錢二分錢的積蓄起來，從苗圃裡買來一對改良種的豬。這是去年的話了，油黑光澤的豬崽，在植伊比對待家裡人還要看得重一些。當買來的時候，當然是要放在豬圈裡，就在自己房前的一角，舖上藁草，要牠睡在那裡。大蓋是需要母豬的乳吧，沒到一月的光景，牡的豬崽死了。剩下一匹牝的，植伊便更小心的，因爲只剩了這一個豬崽；甚至於拿他的飯盌給牠喝水

，水又不喝了，說着光景又見不好起來，他連上山打柴的事都終止了，整天照料着猪，經過六個月的期間，常是這樣的作下去，總見有點母猪的樣子。一月以前，想起試驗，把牠帶到一里多地的苗圃裡，像出血似的拿出五毛錢，去到那想受種，可是結果沒有受上，這時植伊的氣像冲了肺管子似的。並由這兒又想到，自己素日常懸想的鄰家姑娘粉伊，離開了家庭；她上那兒去了？植伊很傷心的，從此好幾天，簡直一點事情也沒有着手。甚麼時候走出的？想起來，沒有帶他同走，對於那美麗的朱顏，絲毫也不能原諒的是她丟掉了老父，跑出家園；想到這裡越發的憎惡起粉伊的心狠。可是這次她的行動，準要有曖昧的傢伙朴初誠的關係吧？或者裡邊還有甚麼內幕？實在是難以猜想啊！上清津去了？不也許上京城去了？「在好幾天前還給朴初誠那傢伙寄去十塊錢！」雖然其說不一，總以爲這是胡說，這麼的？那麼的？植伊的胸中反復折疊着。現在的他嘴裡不斷的念着，蘋菓似的兩頰，猛然的將要吞進他口裡的粉伊。

『喂！完了！』

遠望着的植伊，在農人們的聲浪中，他總起始看着那邊，牝猪的周圍滿圍

着是咕嚕咕嚕打着舌頭的種猪。

事情終了的光景，粉伊的麗影，雖然給消逝了。在他的腦海裡又浮出些無聲息的畏縮着的牝猪和粉伊的姿勢，禁不住的裂開了嘴，彎着膜的笑着，臉色赤紅的，拚力的把幻影丟開，纔把那綁着的猪給放開，農民們還繼續的互笑着，把遠遠的跑着的性慾深重的猪，圈回來，赶進猪裡圈。

「這回還有錯嗎？」

在台帳上寫了姓名，交給了五角錢，離開了種猪場。空中懸着夕陽，越過蘋菓園洋樓官舍的房頂，返照着青色陰沈沈的夕陽。城門處，隱約的出入市場人們的影子搖晃着。城門裡一台公共汽車，在寬濶的二等道路上跑來，趕着猪，在道路左側的植伊，冷丁的往跑過去的公共汽車裡望。粉伊失踪之後，總愛這樣往跑着的公共汽車裡尋找她的影子。他老以爲以前羅南公共汽車招考過車掌，她也許混進那裡去了，他這樣想像粉伊的行踪。

「跟市場轉一轉吧！」

一邊念嘟着，趕猪的植伊走進城的北門向南門走去。

粉伊不在的今日，植伊也用不着再偷々的走進舖子，避着人的眼目，給她買梅花白粉。僅買了一瓶洋油和二條乾魚片子，把這些東西帶着，在市場裏再沒有別的事情，搖搖幌幌的走出來，洽巧一個村子裡的人，也沒遇見，又奔出北門往村子裏走着。

猪拖着懶懶的步兒，比來的時候還慢些，現在的他，也靡有執鞭的勇氣了。

沿着鐵道路線，經過車站的前邊，走向烏村的改正路線，漸漸看出由市場回來的村人們的影子，山突出的一角，防着海風，亂射的夕陽照耀在軟軟的道路上，遠山的背後，看出高架電線的電桿，山麓環繞着平穩的河水，往溫泉場去的寬廣道路，排列着鐵道的路線向着南方，很威勢的展開着。行過的江與山之間，遠遠的伸着那兩股鐵軌，這一切的光景，都深深的浸在植伊的眼裏。一步一步的走着，夢也似的遠遠聽着轉過山角的火車汽笛聲，突然，在他的心裡浮現着很妙的感懷。

「就這麼上那地方看看去不好麼？」

再回到市場把猪賣了？把換來的一些旅費，坐着火車，盡那些錢，能走到那兒，就到那兒看看，能遇着粉伊，也會有的，以前在那還聽說過她願作工廠的女工，到那鎭店，假若找着作女工的粉伊，那我也作一個「勞動者」，和她在一起生活着，該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情呀！在工場裏的工錢，月月寄到家一些，老父也用不着再那樣的辛苦；再也用不着在屋子裏養活猪崽，更用不着因爲沒納稅金而懸心飯鍋被村公所的書記給拿去的事。還有比莊稼人的生活，沒有出息的麼？不論走到那條道上，也都是費盡了汗水，辛辛苦苦的過着那貧乏的日子……粉伊！究竟是上那裡去？賣了猪崽能得多少錢？母猪，改良種的母猪……

「啊！」

尖銳的叫聲，很急的縮回去了。

冷風從鼻尖掠過，忽然覺得身軀浮在半空裡，眼睛黑了，耳聾着，剎那間彷彿沒有了感覺，忘掉自己看不見的瞳孔是否在張着。黑東西，轟轟響聲，全身都像被這奇異的音響給消沒了。雷的聲聲？……波濤的音響？……車輪的轉動？……。眼前看得很明顯，列車最後的車輪，那可怕的姿勢，

向遠遠跑去。

「啊！火車呀！」

向着火車的方向，用目送着的植伊的全身在顫抖着。

冷汗滲透了的全身感到寒氣在逼着他。軀體在這一瞬間像空瓶浮在宇宙裡似的發着空虛。左手拿的洋油瓶和乾魚，全都沒有了，右手牽着的猪，也不見了！

「啊！猪崽」

「猪，連糞都在那裡！這個糊塗虫，想甚麼來着，竟把牠丟掉在道岔口上。」

像給人打着嘴似看着，看道岔子的像伙，氣哼哼的站着瞅他。

「那麼，猪怎麼的了……？」

「怎麼？夜裡竟作好夢來吧？眼前這個東西，把你救了，實在是你太僥倖了！」

「唉！那麼猪被軋死了……？」

「從這麼往後，要加小心好啦！」

看道岔口的傢伙，毫不客氣的拽着植伊的腕子，推出道岔口外邊。

「啊！豬被軋死了，上了兩回苗圃，受了種的我的豬啊，母豬，改良種的母豬啊！」

不由的喊着，望着四周，連一滴血都見不着。火車的行踪也見不到了——想像出火車彷彿在走着，眼看遠遠的路線的上邊，連火車的影子都見不着了。

「我，我要牠在我的屋子裡睡覺，拿我的碗給牠喝水，長成的豬啊！可憐的豬！……！」

腦袋不斷的呆想着，全身靡有力量支持了，植伊倒在地上。

（古辛譯載作風）

烏鴉

李俊泰

「哈——」

剛買來的燈罩還沒有煤油的臭味，很不必去揩牠，但是成了習慣，哈了些氣息，透在黃昏的夕陽裏看，瀰漫地蒙上了一層薄霧。

「眞有點冷起來了……。」

他揩着煤油燈罩，環視着沒有看慣的庭園：結了綠苔的石階下堆滿了落葉，除了杉檜之類的常綠樹以外，楓樹幾乎已完全凋落。其中有一葉不留的樹孤立在那裏。

「像被武裝解除捕虜一樣」：他一邊想着一邊仍舊在顧視着立在邊隅的樹影。他雖然揩好了燈罩，但仍佇立在那裏，不一會走回自己屋子的外廊。

這裏是他的一個朋友的別莊。常以奇異的文體而得不到讀者支持的他，幾乎連一月僅二十元而足可以得到的學生公寓生活他都不能。窮餘一策在暫時間

借到了冬天朋友不住的別莊。因爲朋友答應他到明年七月止，用那間屋子都可以，所以他隨着管別莊的下人看了別莊所有的屋子，但是所有的屋子全是適於夏季的生活，向北，過於陰鬱，廣寬，而窓戶又多，結局他選中僕人的臥室，向東，只是在夏天不能睡早覺，但是在冬天却是光線充足溫暖，加之又有小窗，百葉窗，並且還有壁櫥，掛着不知是有名還是無名的畫家有落款的壁畫，門的外面還掛着一額匾，上書『秋聲閣』，兩方軒下掛着青銅銹了的風鈴。開開了窗戶，眼下展開來的風景並不比向北的那些屋子來得壞，山脚下有小巧的水閣在那下面，有蓋滿了枯萎的紅葉的蓮池，蓮池的堤上築着石山，草地上開着小路。從這屋子望下去更來得秀麗些，俄而將視線向上，東方的天空像無邊際似的展開來，一旁巨體的樅樹像絕壁似的迫在眼前，鹿角似的枝上堆滿了白色的鳥糞，凝視着可以回想到太古鬱蒼的景色。

點上了石油燈，拍！火柴的火移向燈芯，狹小的燈罩充滿煙及薄霧，漸漸的亮了起來，石油燈給他深深的追憶——過去圍繞着石油燈的家人的面影。

他躺在寂靜裏想起家人們的臉。「卡！卡！」一陣烏鴉騷噪的啼聲，不由

地他立了起來，開了窗，外面還沒有完全暗下來，他隨着啼聲看去，却不是一邊啼一邊飛去的烏鴉，而是立在這樅樹上的三隻漆黑的烏鴉。

「烏鴉！」

不像看到喜鵲或鴿子一樣的好過，但是，天賜給牠們黑色的身體，混濁的聲音，當然沒有討厭的理由，正在這時候別莊的下人進來：

「先生，晚飯怎樣？」

他回答牛乳同麵包已够了，如想喫飯自己會下村里去。

「怎的，烏鴉這樣的多？……」他自言自語的說。

「這村里烏鴉是很多的，常常立在這樅樹上。」

「那麼我們可以成爲朋友了。」他笑着說。

「這下面養了些猪，因爲有殘飯散在那里，烏鴉總是離不開。」說着，下人跑上前一步裝着要抛石頭的樣子，烏鴉振了前翅膀像要飛去，但看了看下面却又停在那裏，這次把GAFF的發音拖到無限的長。

下人回去後，他靜靜的閉上了門，像剛才一樣伸直了脚，懶洋洋的躺着。

他有點餓起來了。想起某學者的睡眠習慣說，人們在夜里睡很多的時間，是在燈沒有發明之前，因爲人們沒有事情做，所以養成睡覺的習慣。人原來却不必要這許多時間的睡覺。關聯着睡眠的習慣，他很想把食慾問題也這樣來解說，人們不必一定每天要喫三餐，雖然是很忠實的吃着，但不必這樣吃這麼多的回數。最初人數少，在廣漠的自然中容易獲得食物，所以總是喫，養成了多喫的習慣，可是却沒有一日非三餐不可的理由。人爲睡眠並沒有多大的擔負，但是解決喫，爲保守喫的習慣，却要負着多大的擔負，所以不是「爲着活而喫」，他想是「爲了喫而活着」的一句話，「爲了喫而活着，一生爲了吃而勞苦，煩腦，至於死去，眞是人們的羞恥。」他苦笑着，努力的想抹殺沒有價值的習慣性發作——剛才腹痛，口渴，眼前浮出有油膩的食桌的幻影。

不知在什麼地方，盧奈爾曾說——「藝術家可以放棄一斤麵包，而去折一枝花。」但是在肚子餓的時候呢？他這樣自問！他也會感覺到苦腦。也許會偷盜也許會殺人呢！但是寫作却不能停止。我應該忘却這種鄙賤的饑餓感。新的墨水一瓶，像早晨的井水一樣滿溢着，厚厚的原稿紙有十本多堆積在那裏。

他開始在屋裏來回的走，「米漲着……炭又買不到」：像這種咀呪一樣的公寓老太婆的聲音已遠遠的聽不到，在這靜雅的風鈴聲，夜色籠罩下的山莊裏像會到從前的愛人一樣，使人懷戀的石油燈光裡能對文學專心，他想到這裏，感得幸福像薄紗似的披在了他的身上。

他在黃昏的時分重新加上了燈油，揩亮了燈罩，傾聽着烏鴉的啼聲，待夕陽的西沈。不一會屋子裡充滿了夜的神秘，他輕輕的蹲着，像給貴賓戴冠似的罩上了燈罩。他默視着燈焰的靜止，尋覓着，炕的溫暖處，他隨意的躺着坐着，這樣他或寫作或考思，可以直到深更。他差不多每天都睡得很晚，有時起身後在廊後的井邊洗臉時，可以聽到隔山傳過來的午炮聲。在這樣的生活裏，不知是哪一天，他從一個可怕的惡夢裏驚醒過來，已不是夜晚了，櫺樹的影子如雉鳥的尾巴一般照在紙窓上，陽光很眩耀的射了進來，從煩雜的夢境裡醒來，感覺得爽清，他拖着到此地來第一次早起的好奇心，先跑去開了窓戶，外氣如水般的飄了進來，他用瘦贏的手擦了擦眼睛，多麼美麗的風景，他看了水閣蓮

池，凝視着草地的小路時，在蛇行的小徑上忽然發見了女人的影子。

他又重新擦了擦眼睛疑惑這是夢，但是確是一個女人，並且是一個活的女人，他將開放好的窗戶完全閉了起來，僅僅留一個小々的間隙，在這間隙裏偷看着。

女人只是漠然的立在那裡晒太陽，不知道從那裏飛來的山鳥，那女人看到山鳥立在近傍的樹枝上縱開始走動起來，結着小小的髮結，鵝毛色的上衣，苗條的纖腰，穿着淡綠色的長裙，風吹來盪成波浪似的襞摺，手拈着一枝紅葉像是在散步的樣子。

「誰？」

他拖着像是對着裝幀得美麗的新刊書一樣的好奇心，望着走過石山下的影子，額邊像西洋信封一樣的滑新，眼睛像橫寫的整的英文字一樣的秀麗，尖高的鼻子多少潛藏了些自尊的氣概。

「這女人是做什麼的？」

翌晨他比較很早的就起來了，默默的走到蓮池去。但是蓮池的前面，草

地的小徑上，已找不到半個人影，他覺得像捉到了小鳥又逃去了似的寂寞之感。

那天下午他掃集了落葉在燃燒取暖時，覺得石山下有人的動靜。看過去，却是昨天早上的女人，仍然是昨天的服裝，昨天的臉微微的有點發紅，但她又像遇着知已一樣，擡起頭立在那裡，他覺得有點不自然撩起了披散的頭髮：

「不是×先生嗎？」

女人很有自信似的說：

「是××××。」

「……」

女人再也不說什麼，但是耳朵邊已染成微紅色，暫時聽到枯枝「啪啪」的燃燒聲。

「妳認識我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女人擡起了頭沈默着，不一會，含着羞笑了，從旁邊石階蹣跚地走了過來

。他拖着一束落葉投向火裡去。

「因爲門上貼着名片，纔知道的。」

「啊——」

「我也是先生愛讀者一人，並且是很忠實的……」

「啊！是麼，慚愧得很！」

他揉着手在凝視女人的眼睛——像秋天的湖水一樣清澈的眸子，微微帶倦意的眼神。不知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到又宛如冬天的星芒一樣；冷而且帶着輝光。

「您自己生火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每早晨像自己的庭園一樣，到這裡來散步。」

「這裏眞是一個廣大的庭園。」

「這庭園太好了。」

「妳住在這個村子裏？」

「嗯！那小河的對岸。」

那一天，他們也沒有再多談幾句話的餘裕。女人多少帶點興奮走回去了。他在女人回去不久後，望着小河的對岸，那邊有瓦房，草房，好幾家建在河堤邊，但都不能識別出哪是那女人的住家。

那天夜里問別莊的下人——

「那女人有毛病。」

可是看上去不見得有什麼大毛病。

「像是有肺病，到這裡來靜養，因爲喘不上氣，所以登不了山，常常到這庭園裡來。」

「什麼？肺病！」他覺得不是像別人的事一樣而吃驚了！這樣聰明，這樣秀麗，能娓娓清談的嘴唇，誰能想像到會有惡魔般的病菌散發出來呢！

從那天起，他覺每天同那女人會面是無上的幸福。如果可能的話他將盡力的去安慰他，同她談談清貧的藝術。因之她到屋前來差不多總是：

「風很冷，請到屋里坐坐！」

但是回答的也總是：

「謝謝，這裏就很好了！」

女人常常坐在前廊下，但是沒忘記過用手絹遮住口與鼻。

有一天，

「沒有關係，請到屋裡坐坐。」

他竭誠的讓，但女人總是謙遜着：

「我有肺病啊！」她說着很冷靜的微笑。

「嗯！我知道，沒有關係！請進來。」

女人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感動，暫時望着遠遠的天空，不一會很安靜的走了進來。黃昏時節，女人說話的時候，清澈的眸子，皓白的齒色，更顯得清楚。

「先生，像我這將在死前的女人，曾在你的作品中想到過嗎？」

「啊！一點小毛病怎麼就會想到死呢？」

「但是常常使我這樣想。」女人泛着微笑凝視着天花板，這樣暫時的沈默着。

「我有病，我却覺得很幸福，起初……」說着又輕輕的一笑。

「……」

「朋友們都安慰我，送鮮花給我，並且我比在健康時抱着更大的希望：我的病好了，我應該最先給誰寫信；應該最先給誰致謝，眞是在其間生出種種的希望……有了病反使我感謝，在那時候。」

「啊！……」

「現在我怕了起來，死在起初總是使人們感到很美，好像活厭煩了可以隨時走進美麗的花園裡去似的。但是一到死臨眼前，却有點怕起來……」正在說着，「卡々」烏鴉的啼聲從樅木的枯枝傳播過來。

「到這裡來，烏鴉也成了朋友。」

他想遮過這不祥的啼聲。

「喲！先生，你同烏鴉是朋友！我到這村裡來，什麼都能看上眼，只是討厭這烏鴉，要想忘記死，但是牠好像硬要你記憶在心上。」

「這種想法太沒有意思了！鳥類有白的，當然也有黑的，有悅耳的啼聲，

當然也有煩雜的噪音。我想依自己的興趣，烏鴉也會歡喜起來的！」

「這種想法，是死還沒有臨在頭上的健康人想法，好像對骷髏抱着興趣，是同樣的惡嗜好。但是烏鴉對於我却是很可怕的鳥，牠帶着陰鬱的假面具在追隨着，如果我死了牠一定要飛下來停在我的面前……」

「我想再也沒有比這幸福的事了。當一個人想到最美的時候而死。」

她好像話說得太多似的，又重新用手絹遮上了嘴與鼻，凝視着迫近黃昏時分的紙窗。

這個患肺病的女人留下些閒話，體溫，病菌，而歸去的夜晚，他覺得十二分的陰鬱。說些什麼話可以安慰她？果眞她的病是沒有救星嗎？想什麼法子可以使她重新想到死是美麗的花園？

他半倚靠着牆在沈思着，忽然頭上「拍」的一聲響了起來，他抬起臉却是從壁櫥裏洩露出來的聲音，他打開了櫥門，趕掉了兩三隻耗子，取出來乾癟的麵包，另一隻手却觸到了在山下拾來的像丸藥似的小兎糞。他又想到近來自己

的蚤也有點如此淡泊，他微笑起來，「人的身體不能沒有點清草味兒。」他聯想到哲人杜羅所說的這句話。但人一直到死爲止，像昆虫似的極渺小過着清廉露水青草氣息的生活，却不能滿足，他覺得運命的悲哀。

「說些什麼話使她可以重新抱起希望來呢？」

他又開始沈思起來，突然浮在腦膜裡的是：

「愛她：唯一的辦法就是愛她！」熱情沸騰起來。

「她的確沒有愛人，誰能對這胸腔已侵蝕一空的女人講戀愛呢？」

他伸出兩隻手去撫摸那女人坐過的地方，只有冷々的油紙感觸（按，朝鮮的炕是油紙鋪的——譯者）那女人遺留下的體溫已消逝了。

「可憐的姑娘！你愛我吧，不知道愛而死去是比留下愛人死還要不幸……；……經過長時間與病魔苦鬪的妳，一定還不知道愛是什麼。」

他關了百葉窗，將石油燈火焰捻小了，回憶起玻的悲哀的詩「麗能」，他喚着：「麗能！麗能！」像詩人玻喚他的愛人的亡靈一樣的，他呼喚着。沒有一物可以遮蓋身體，只是用愛人的陳舊的外套包裹着，幸福的死去的麗能可愛

的屍體。他想比玻更要熱情，還溫柔的來擁抱她。

玻在夜靜更深的時候，一個人翻讀古書，山風襲來吹開了窗戶，在黑暗中看不到什麼，烏鴉「卡々」的啼聲蓬鬆着頭髮，可憐的靈能亡靈，溺散在屋角裡。

「啊！妳確實還不知道愛，我愛妳，我將要成爲妳死後的可憐憫的愛人！」

他嘆息夜太長，他不耐煩等到天亮，但是天空黑壓壓的。風很猛烈的吹着，雪也落了下來，只能在溫室向外窺視的熱帶植物一樣的纖弱的女人，到底難以想到她能出來的。

「唔，可憐的姑娘！你在這種陰沈的日子，躺在黑暗的屋子裡，沒有愛人而逝去，是多麼悲哀的事啊！我的可憐的靈能！」

下三天的雪，並且三天都是很大的雪，更繼續的陰了幾天又下着雪，剛天晴，氣溫也有點高起來。軒上的積雪溶化後，像雨珠兒滴落着的一個下午，那可憐的女人却出來了。臉色更來得蒼白，像喪章似的帶着口罩，走進了屋，眼睛像頗沉重的樣子，常常閉着，開着：

「從那天起又很厲害的吐了兩次血。」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醫生說是氣管有病，所以出血，但是我很知道這是從肺裏吐出來的。」

「可是是想醫生一定是很知道的。」

「醫生騙我，不是醫生的人們也都騙我，但是在背後却都說我要死，人家把我當做已不是這世上的人，我覺得悲哀，在死前，人們暗示給我死的寂寞。」

女人的聲音有點顫動。

「但是……假若現在……有心愛的人，妳能把心愛的所說的話，信以爲眞嗎？」

「……」她閉着眼睛沒有睜開。

「妳如果有不以妳的病爲意，而眞心抱着同妳同命運的人……？」

「如果有這樣的人，那一定是一個奇人，我愛人是有的……他也很熱烈的愛我，近來也常常到這裡來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那個人從心裡愛着我，他決不像別人嫌惡我的病。有一天，他喝盡了我吐出的血大半，你想這樣就能安慰我嗎？」

「……」他更加來得憂鬱了！

「他吸我的血，他很親近的按近我，但是他仍然是一個健康的他。他在準備着生活的步驟：頭髮長了他到理髮館去剪，鞋舊了他會到鞋店買新的，每天到大學圖書館去爲博士論文而努力。這樣同我的生活離開得太遠。我的頭腦只有棺材，墳墓，再也沒有別的……」

「爲什麼總是這樣想？」

「人與人之間也有想同情而不能同情的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想病人非同樣的是病人而不能同情，但是同樣的是病人而病的程度又是一樣，死情又吻合，這種事是不能有的吧？對着病人，嘴裡說着滿不介意似的話，而欺騙病，倒反使病人早感到悲哀。」

「妳所想的棺材是怎樣的？」

他下着決心問了這樣一句話。他想多少可以更接近些她的世界。

「我不想裝在朝鮮的棺材裏，現在有的塗黃金色的汽車我也厭惡牠。有好幾匹白馬輓着的馬車，我空想過。……朝鮮的墳墓我也不很歡喜，西洋的墓地像公園一樣美麗，但是朝鮮的墳墓却不能使人想到是永遠的棲所。地面不挖洞只用土蓋覆，爲防止雨水的流沖，種了些雜草。你想能有一塊插鮮花的餘地嗎？再也沒有比朝鮮人對死人的感情不關心的人了，放出難堪的哭聲，散些像專爲召集烏鴉來騷擾的糕餅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他什麼也不能回答，他內心嘲笑着自己對這女人下了沒有愛人的愚蠢的判斷，他又羨慕那青年學者，有這樣一個對於世上所有的欲望都沒有野心的聖潔的愛人。太陽已西斜，蓮池下的槐樹枝頭，雖然沒叫出聲音，那烏鴉似在摩擦牠的黑漆的嘴。

「烏鴉飛了嗎？」

「妳這樣討厭牠嗎？」

「討厭！牠的肚子裏滿藏着可怕的東西，有時夢到時，牠的肚裏藏着符咒，有刺刀，有青白色的燈光。你不要笑我，我已經沒有了常識。」

「哈！哈……」他笑了起來，心裡想現在能抓到一隻烏鴉，剖開牠的內臟，讓她看看烏鴉同別的鳥類沒有兩樣；這樣可以使這失去了常識的女人，減少些恐怖心，並且對死的恐怖心，也能緩和些。

那個女人回去後，他便跑到後山裏，鋸了木槿樹枝做了一個很大的弓，矢的尖端用很大的鐵釘磨成鏃，用很堅固的狄做了矢，幾度的狙擊着，他設法把烏鴉誘到窓前，在雪地上散了些豆。烏鴉看到這個，注意着左右飛下來啄豆，烏鴉雖然振着翅預備一有危險時便可逃脫，但是漸漸的走近門前來。他煞住了氣，照準最靠近的一隻橫腹用力射去。

「啪……」一齊飛去了。其中中箭的一隻當場落在地上，剩餘的烏鴉立在樅樹枝頭，「卡卡」地騷鬧着。他匆忙間拖着鞋用脚去踩，但是烏鴉也不知什麼時候飛起，從他的脚邊反起身子，在雪地上淌着鮮血，半跑半飛的逃向草地

上去，看上去烏鴉眞像一個惡漢，但是說什麼也是一隻普通的鳥。不一會到了盡頭，烏鴉落在蓮池的溝裡，斷着氣，眼睛却似火一般的赤紅，張着像剪刀一樣的嘴，頭向着上面。樅樹枝上的烏鴉「卡卡」的騷鬧着，想設法救牠們的同類而廻飛着。

他覺得有點殘忍，抓起些砂土威嚇頭上的烏鴉，中了箭的一隻，他用力的踢去，箭落了下來，烏鴉却落在十多尺遠的地方。烏鴉同死掙扎着。他興奮着看烏鴉的苦悶，又想到那女人臨終時的情景，他立刻回到屋裡，吩咐下人將烏鴉掛在樹上；並且盼那女人快點來，可以像一個偉大的外科醫生一樣解剖黑色的屍體。讓她知道烏鴉同別的鳥類決沒有兩樣的地方，並且要證明沒有符咒，刺刀，青白色的燈光。

可是一天比一天冷起來，沒有一天溫暖的日子，這樣將近一個月，那女人沒有出來。又過了些日子氣候漸漸的有點溫暖起來，蓮池的雪也開始溶化，掛在楓樹上的烏鴉的屍體，正是解剖的好時期，但是女人仍然沒有出來。

有一天，却冷得厲害，道路邊還下着粒雪的一個下午，他很費力的賣了一篇創作，從一家雜誌社回來，手裡抱着食品隔着小河的廣場上，有兩輛黑色的汽車，同一輛黃金色的靈柩車，落在他的眼裡，他的胸裏受到了一個衝擊，望着別莊的樅樹上，有二三隻烏鴉也在看這兒。

「那女人死了嗎？」他想。

靈柩車已裝上了棺材，圍繞着棺材人的別莊下人走近過來：

「常常到庭園裏來玩的女人死了。」

「……」他默靜的對靈柩脫了帽子。

「在那裏要坐車的男人，是她的婚約者。」

他靜靜的望着在大學圖書館爲準備博士論文而忙的青年，青年坐進車裡，立刻取出白的手絹遮着臉。不一會靈柩車在前面慢々的走開了。雪，鵝毛一般的落了起來，不知在什麼時候將汽車的車輪的痕跡塡平了。

烏鴉在那天晚上的啼聲也沒有甚麼變化，只是「卡卡」的騷鬧着，不過有時把AG下的R發音拖到無限的長。

（羅懋譯載大每）

山狗

張赫宙

路燈還在亮的時候。在清晨的散步中途，我順便到市頭上一家酒舖去喝一杯濁酒，和一點撒丁魚湯，却不要把我也算上個酒鬼。我匆匆的進了其他上流人從不到的這樣地方，接觸集攏在那里一些人的特殊氣圍氣，却是一群令人感覺很大的魅力的人。那裡着實集合了各色的人。當然差不多都是有些髒的傢伙。串市場商人近乎狡滑的嘴臉，和作日工的赤銅色臉皮混在一起，他們把一杯酒和一點湯水，（雖然混雜一杓殘剩的飯）當了朝飯。其中也有在酒舖附近生活的，總之有一日的生活能力者，或剛老一點的老頭子也有來的時候。

我弄了些乾白菜醬湯，五六個撒丁魚，和些牛酪，一邊伏着的吹着熱湯吃着，停了幾次，好歹才算把一杯濁酒喝了，爲混瞞那些逼人的怪異視線，我假裝出市場商人的態度，而說着粗暴的話。

是一個早晨的事，江風吹過來，覺着鼻尖凍痛的時候。我把湯和酒共計五

，分錢，彭！拋在一個主婦的衣裳上，便想從酒舖裏出來，突然地進來一個健康傢伙，他把我又撞了回來，瞪眼一看，農民風的那傢伙，彷彿有什麼吸引似的，我又坐在直到那時只有我自己的酒舖裏。這傢伙，黑，固然是黑一點，但覺奇怪，一邊仔細瞧着他的臉色，而開始打量這傢伙到底是屬于那一類人。然而我所得到的結論，都是按着那傢伙炯炯轉動的不規矩的眸子。看他稍長的臉，腦額，雖然似乎才二十歲的青年，但照看法也可說够上四十的人，那傢伙一塊塊黃色斑點的白衫，和被塵埃薰成灰色的黑帽，鮮明的在說是許久以前不使用了的。一般農民雖然好有這樣，但不能拿一點便即時斷定他是農民。那傢伙的銳利視線決不是農民的，但如此說來，決不是商人，也不是勞動者，他龜裂的手掌是證明他從事了極激烈的工作，在赤銅色的皮膚上生着白斑的顏色，是過勞和貧血所致，但是那傢伙奇異的視線，不許可拿這點便斷定他是勞動者。

結果，我只得斷定他是强盜了。我覺得這頗吻和，頗覺得意。我以爲這傢伙晚上在那裏做事成功或者失敗，因爲藏身才跑到鄉村。這時或許豫備去從事一件工作。同强盜坐在一起，心裏覺得有些不安起來了。我高興觀察那傢伙狂

飲濁酒發亮光的酒杯子，冒氣的湯，黃銅製的黃色的盤子。以及那傢伙赤銅色的鼻子和眼。

但是我不能不棄掉直到充滿了自信的結論。

「再給來一杯，多來些！」

那傢伙彷彿有滋味似的，把杯子裡的酒直往嘴裡倒，咄，把嘴咋着聲，然後把杯子拿到主婦面前。那傢伙這時的一切動作，和他的聲音，好像有甚令人懷戀似的，怎能主張他是强盜呢？結果我停止了判斷他的素性，朝晨的太陽，大概害靦露出他深紅色的雄姿，到那時，我的臉湧上酒來，而想從酒舖裡走出。

這時，那傢伙突然問我！

「往那去，先生？」

那傢伙柔和的聲音，把我魅住了。

「往公共墓場去。」

我這樣答覆了他。因爲我早晨散步的路程是如此，那兒是在市街的西南角

從墓場的郊外兜一圈回來，恰巧是一個多鐘頭的工夫，我在那中途跑進一家酒館，喝一杯朝酒，這雖是多餘的事，但一杯朝酒也足够助流通血液，並且于胃口也好。

「嘿！是嗎？我也到那邊去，一塊兒走！」

那傢伙似乎是打早就把我當做了旅伴，我瞅那傢伙似乎有意接近我的臉色，也不好意思棄絕了他。

「唉，一塊兒走吧！」

我又把站起來的屁股重落在貼着落滿了灰塵和泥土的油紙炕上，直等到那傢伙吃完了湯水。

不久，他和我幷肩走了。他約摸比我高二寸，肩膀可惜的寬廣。兩個人從舊馬路到新興馬路廣闊的二等道路，照例我是從那里不久的工夫便走到低山嶺一帶向左右的郊外墓場，但並沒那樣，仍然斷續的走着，那傢伙的話直說個不停，只得聽下去。

「我現在剛打監獄裡出來。」

他極其唐突的說出這樣話，從酒館裡出來不久，他便這樣說。

「監獄」

我反問了他，這完全是意外的事，但又一想無怪我無法判斷這傢伙究竟屬於某一種人，把他看成强盜，到是很合理。

「噫！是，我殺了人！」

那傢伙越法說出令人不安的話。關于殺人！現出極驚訝的臉時，那傢伙才說出如左的一些話。

他，（姓崔）。住在離這城市七里遠的一個大村莊裡，據說他入獄還是在五年前，當時他才二十四歲，和母親妹妹，三個人過活，被他殺害的是當村的面事務所通稱爲山監督，山監督主要是保護山林，有監督伐木植林等權利，他是調查盜伐及處置罰金的人。因此可知村人是相當的懼怕他，被那傢伙殺死的山監督，是二十三四的年青人，白臉及頗有規矩之感的美男子，想來，對鄉村的姑娘必極有魅力，穿着黃色條紋的短洋服褲，上身穿着黑色或黃色的制服，發金色光澤的扣子，頭髮是用髮膏分開，一邊撒布着香氣，在村裡轉圈走着

讀者大概不難想像，村里姑娘們的心，被他引動得怎樣顫動，出現在崔的村里之山監督，（他大概姓「黃」，那怎樣都可以的）。完全是那樣活潑的一個男子。

既使在村前的山嶺上，現出人影，於是在炕上作着針線的姑娘們。

「那是誰呀？」

「不是巡警嗎？」

「不是，山監督，一準。」

「是啊，是山監督。」

姑娘們剛一瞧見山監督在山嶺上的黑影便這樣打起話來，瞇着眼，放下針，瞧着山嶺。山監督消沒在森林中，不多工夫便到村里的面事務所，姑娘們總是一個勁兒的瞧着，山監督這傢伙，也許知道，無事特意打姑娘們的前面走過，或者在公寓自己的房間裡，擺着雪花膏和水粉頭油，胰子等，特意使老闆姑娘瞧見而開着門，老板姑娘蓮花，才十八，是村里第一美人，（嘿蓮花的臉蛋一年到頭像紅桃花瓣似的，不，像蓮花一般紅，一般漂亮，現在可不知怎麼樣

，崔是這樣的說）因爲蓮花是崔的未婚妻，也不怪崔過分的挂心，簡直連工作也幹不下去，而晝夜想着蓮花。正是那年春季，山監督到崔的村里來了，蓮花的心被山監督引動時（崔這樣的主張）還在初夏時候，那證據是蓮花從那時才在左手無名指上佩上銀指環，崔幾次對我這樣說明。

「蓮花呀，你，這戒指是從那里弄來的？」

有一個晚上，他到底忍耐不住了，崔把蓮花喚到裡院子問她。

「這個嗎？」蓮花確實狠狽了，「媽的」

「撒謊，你說，我知道，不是山監督買給你的嗎？」

崔捏着蓮花的手指。

「哎哎，幹甚麼這樣亂鬧？給的又怎樣？」

蓮花從崔跟前退除二三步遠，瞪了崔一眼。

「甚，甚麼？你說實話！」

崔知道蓮花的心，已經是山監督的了！越發覺着蓮花的圓臉，大眼珠，嘴唇，好看，崔挺着腰。

「呀，蓮花，妳已經靡眞心了，妳不是和我計壽，在今年秋結婚嗎？所以我不是在私下里豫備錢嗎？春季裡養蠶剩三十圓不是原封在放着嗎？不是强逼妹妹給你作衣裳買衣裳嗎？但是，你和山監督——」

崔想用無掩飾的話語說服蓮花，但是蓮花氣得哭起來了，只得再不說下去他瞧着蓮花可憐的哭相，又覺得自己的話稍過火，蓮花不能戀山監督，他反倒慚愧起自己的嫉妬，他怕蓮花爹媽瞧見便離開那里，住了些時，他又想看蓮花到底怎麼樣了，便爬上蓮花家的土園子，趁着月色落到院落，和屋里，他看見山監督那東西在青紋帳裡安然的橫臥着，哼着街歌（流行歌之意崔是這樣的說着）蓮花和她的兩個妹妹，還有隣居的姑娘們一群集合在那東邊廊房，隨着唱，崔雖然沒十分看明白蓮花的臉色，在夜間看去也知道蓮花的心是山監督的了，崔的嫉妬心又湧了上來。

他到底把這件事告訴蓮花爹了，蓮花爹是五十年前後的高尙人物，平民階級裡的偉男子。

「你在說瘋話嗎？」

爹紅了臉摸着頭髮，大發起雷霆，着實說了失禮的話，嚴重的叱喝了崔。但蓮花似乎有甚思慮，那以後命令蓮花們住在裡邊的一個房間，極力使她不和山監督見面崔好歹才放心了，崔又對蓮花爹說：「我雖說是流落到如此地步，但並沒有違背死去朋友的契約。何況給那樣山監督之輩」之後完全放心了。

山監督越法搭手買蓮花的歡心，蓮花的珍貴之物，天天增加起來，崔已經瞧過兩次當蓮花和山監督的視線碰到一起時便莞爾而笑，還有一天晚上，崔自己，路過蓮花家土圍子下往草堂（集合農民的房屋）去的路上確實看見了兩個黑影忽然在他眼前消沒，而向土圍子那邊走去了，幾天以後，崔在村莊里財主的山上，跟財主家的家長要了幾棵樹枝，山監督說他偷伐樹木，結果宣布了罰金二十圓。崔嚇呆了，他尋思着山監督有意陷害他，他商量繳拿了罰金，便廢了結婚費，村裡青年人也同意崔的意見，而對山監督時常的蠻橫深不滿，在到處談論。

崔知道了無論如何得繳納罰金，完全變成瘋狂了，他一天天狂暴起來，到

山里各地方隨便砍伐松樹，搬回家裡，堆得很高，因爲無論如何也得繳納二十圓錢，他便決意伐二十塊錢的松樹。

「嚇呷，崔，你不行啊，前次的罰金，還靡繳納上，又砍了這麼許多，都搬到面事務所來，特別這次寬宥你。」

崔簡直想拿鐮刀對山監督的臉劈去，好歹忍耐住了。

不待說，蓮花爹是當然，以及村裡的年青人譴責崔無謀略，崔覺着靡一個人肯理解他的心情，更其暴燥起來了，一切都是爲蓮花，他想把自己的意思，對蓮花表明，但蓮花反到瞧不起他，連見面也不肯，簡直是在躲避着他。

盛夏的一個日子裏，那天格外熱得勵害，頭像煮破了一般，頭巾被汗濕得水淋漓，他看蓮花個人到後山坡的地裡，採葱，也許是採白菜，他跑進松林裏然後悄然的靠近低道在田裏的蓮花跟前。

「蓮花呀！」

打起招呼了。

「妳——不是嚇住了嗎？」

蓮花生氣了，崔仍繼續嘟噥，但他覺着自己的話無法說下去了。

「山監督那傢伙在市上，一準有老婆，嘿咿，你，被他瞞住了，好嗎？好好想想。」

「討厭，不要說那樣話，我害羞嫁給誰。」

蓮花這樣答覆了他之後，不言語便跑開了，崔瞧了些時蓮花走後的背影，然後看了在瞬間裏奇異的光景，使他瘋狂似的驚訝了，那是山監督突然跑到蓮花跟前，想抱起她，但蓮花巧妙的逃開，似乎說了崔在那裏，山監督瞧了崔一眼，便馬上跑去了，但是蓮花不但點沒氣腦，還把臉紅起來笑一下，山監督揚長而去。

「肚子餓了哪，天快晌啊。」

消沒在村後另一條道上。

崔似乎什麼也瞧不見了，園裏的青菜，田裡的稻，山，森林，都糢糊起來了，他站在一個地方直到黑夜。

「怎麼了，喲！」

瞧見他的人雖然都拿奇異的眼光望他，但他始終站在那裡，傍晚時候，假使他的媽和妹妹不去找回他，也許他要死在那裏。

但是在那天晚上他極度瘋狂的心倒底爆發了。那還是傍晚的時候。

「山狗啊！山狗啊！」（註：山狗是朝鮮的特產動物，乃是狼與狗之中間的動物，到夏天便到村里咬死猪與小狗等）

女人急促的叫喚聲，斷續村人的騷動聲，和敲着什麼响物之聲，俄然的從山後一帶極度的喧擾起來，山狗咬去了村里的小孩子，崔本能的拿着棒子參加捉山狗，勿論如何，小孩子是應該救出的，他極端的感觸着，但山狗和孩子都靡容易找着，人們疲倦的回來，還有幾個人在山上，人心慌亂起來了，靡捉住山狗而焦燥，靡救回孩子而瘋狂起來了。

崔獨自一人走進松林裡尋找山狗去了，在某一個松林裡看見了一個黑東西。嚇得往後退一步，那方面嚇得起來了，仔細一看，原來還是人哪！

「誰？」

崔喊起來了。

「他——呀！」

一個姑娘嚇得跑開了，那原來是蓮花，崔知道了，還有一個男人是山監督，崔的眼前一切都在打起旋轉了，別人山狗啊，小孩子啊的狂奔，「你——」

崔喲喝山監督，但山監督到叱罵了他？

「你，你以爲鄉村姑娘，便隨便欺瞞？」

崔叫罵起來了，他擎起棒子對山監督打去了。

「你比山狗還可惡。」

他恨山狗，更恨山監督，繼續又叫罵起來了：

「山狗啊！你這東西！」

崔的呼喊，在山上起了反晌，人們都聽着那聲音，都携着棍棒和槍支跑來了，崔拿棒子亂打一個黑物，一邊喊打山狗，使其他的人參加他一塊兒打殺山狗，嚷着殿打山監督，但人們覺得打下去棒子的回聲奇怪，知道了被打的是山監督。

「不要打了，那不是人嗎？噢，不是山監督嗎？」

人們喧嘩止住了崔。

「拋開，這東西才眞正是山狗。」

崔又喊着繼續打起來了。

（「我多啥也靡像那時那樣痛快過」，崔說着下一口唾沫）

那傢伙說到這裡，（那時我們兩人在池邊走過，坐在山下的枯草上）點着一支煙悠然的吸着。住了些時，那傢伙對我告辭，往山下走去，漸漸小起來，朝晨的太陽照着他的衣衫，我一邊想像他回到村裡，看見蓮花，「恐怕她已嫁人了，」發起怎樣的感情呢！坐在那裡直看那傢伙到消逝以後。

（夷夫譯載明明）

月女

金史良

月女在花都平壤，雖然是以淒哀的身世和美麗的肉體，而得紅的妓女，但是人們仍說她是一條毒蛇。她——眼睛閃動着青春的光，性情像她小嘴一般可愛，頭上是梳着流行式的髮結，全身沒一處不是絢爛的閃散着陶醉人的媚力，無論誰，在看見她的瞬間，沒有不被她的美麗眩惑得發呆的，所以，凡是接近她的人，都是很馴順地投入她底懷抱裡。無論我底先生，親戚，長輩，朋友，大部分都作了她美麗的俘虜，就連月女從小底朋友的我啊，那也不過是作她底玩具呀。

她是實在生在一個不得不作妓女的環境裡，在她父親死去以後，貪慾的母親就把她送入妓女學校裡去。我和她因爲是隣居，所以在小學的時候，她就選了將能明白說話底我，作了她形影不能相離的伴侶。

「因爲你是我底小良人，所以我說的話，你要好好聽着。」

她這樣說了以後，就捏着我底鼻子嘻嘻地笑起來，她比我大五六歲，她既然比我大這些歲數，我還表示很樂意地順從她，不用說，在那時候，不知道害噪的我，是在一個失意的女人裙下讀拜了。可是，自從她出了妓女學校，我便失去和她在一起玩耍的機會，在那個時候的她，也認爲我是一個討厭的小孩子，這樣，我和月女在一起打趣的事情也就雲消霧散了，之後，她便趨向於浪漫的路途上，而我呢！反而陷入孤獨的寂寞裡，在將一入高小的時候，我便覺得自己渺小而不足取，因爲和月女遇見的時候，人家是平淡無事的走過去，我却是不自然的而且還紅着臉呢。

不久，從她家裡聽見三絃琴和她那淫蕩的歌聲，這時候，我父親在客廳裡，用長煙袋鍋，無聊的向煙皿裡叩打，母親仍是習慣地，捧着不高興的臉子，一到傍晚，她家門前，便招來一些不良中學生，吹口琴的呀，打口哨的呀，拍巴掌的呀，全是笑嘻嘻的樣子，在這些聲音裡，時常還能聽見月女瘋狂般的笑聲加雜在裡面，被困在屋子裡的我，眞是坐臥不寧；書當然更不能讀下去，有一天晚上，父親實在忍耐不住學生們的嘈嘆，隨搖幌長煙袋鍋，把中學生們

趕跑了，我在暗中跟在後面偷着看，在跑走的那群學生裡，果然，有我想像中的工中學足球選手尹祖先魁偉的影子，那是一個白潔的男子，幷且很年青，對於女人，還有一套手腕，有時候我聽見她的歌聲，從月女家中飄蕩出來，我覺得特別嫵媚，這樣，我父親給我把他們趕走，一時地我到覺得父親可愛了，我父親從大門裡把腦袋伸出去，望着月女，叩打着長煙袋鍋，威嚇的說：「這女的是個狐狸精！」僅僅這時候對父親有所感謝了，可是月女聽見這話把腦袋低下的同時，在她後面站着的碎嘴子，大肚子母親幌幌蕩蕩的走過來，父親看見她隨說：

「你們這群臭不要臉的東西，快從這世界上消滅吧！」

她——那個大肚子女人，向這邊罵了起來，這時候月女拍着手，一面笑一面誇獎她母親善罵，結果，是父親捲了敗旗，不久就領着我們，搬到山後去了，從這以後我沒有會見她。

自從我升到中學，漸々地我成了一個認眞努力的學生，夏天某個午後，我在大同江岸的練光亭前過見她了，那時候，她向我送過來妖媚的笑：

『你能寫詩呀？你還常看報？哎，跟我來！』我像被繩拉着似的跟在她底後面，這時候她已從妓女學校畢業，來到班子上，是頗受人望的，可是無論是誰，仍批評她是一條毒蛇，常聽見，這種類似讚美的評詞，可是，她對一般男人們的迷誘甜言，我是迷迷糊糊的好受，又是覺得羞懼，那樣痛快，走到她家一看，尹相先在那裡躺着，他這時候是在醫學專門走讀，偶然，我在這時候担心着，被稱爲大蛇的利害男子，不是將被毒蛇吞食了嗎？

「先生，你先回去怎麼樣？」她向尹相先說了以後，尹相先就一面笑着一面走出去，他走出後，隨又向我說：

「小孩子，你底文筆美麗得很，這些封回信，不能給我復了嗎？胡亂寫也行啊！」

我雖再三推辭，結局仍是承受了這種責任，在那信裡有『這不能說是四十青春的戀愛嗎？』還是一個辯護士寫的，還有什麼『可否與我一塊坐飛機回內地啦』『你是惡魔啦，毒蛇啦』等等千奇百怪的句子，爲她每天寫回信，我毫無推却的作着這種事情，有一次，她同尹相先在別個屋子裡打趣玩，我不高興起

來，當我給她答復各方面求愛的回信時，我寫了一封拒絕求愛的回信，她看見這信時便大怒了！

「我不是告訴你，用工整的字和美麗的句子來陪襯着寫嗎？」

因爲我在最後也生氣了，她也就軟了下來，隨後她又說：「以後好好寫吧！」然而仍像威嚇似的地瞪着圓眼睛。

「我給這群男人寫回信，我覺得對你也不失體面，幷且，我對你立刻便有便宜，這女襯衣是由辯護士那裡飛來的，贈送給你吧！」

「我不要！」

「是因爲女人用的東西嗎？這是贈送給你娶媳婦時用的呀。」

我紅着臉說不出話來，而她却嘻嘻大笑起來，她簡直不拿我當她的秘書看，又拿我當小孩子了，這樣敷衍着好歹算跟她處了三四年，她也就成了三四萬的財主了，尹相先也從醫學專門卒業，在平壤市內開了個病院。傳說：月女常到病院去，這個大蛇，仍舊是嘻皮笑臉的，所以，毒蛇將把大蛇吞食是可能的了，不久，傳說他們倆人同居，所以我也就一次沒上那個病院去。

可是在一個清爽的春日裡，我在病院前走過的時候，月女很慌亂的樣子跑了出來，在後面追着的尹相先，一看見我便現出冒失的樣子，可是仍是笑嘻嘻地，月女是一直的奔跑向大同江岸，我偶然地像捉住什麼豫感似的，在月女後面跑，她到了江岸隨立時下了江坡，跳在一隻小船上，我也很快的從後面跳上了去，這船是很猛烈的搖動着，離開了江岸。

『我不怕死了，快猛烈搖盪吧！』

她用袖子蒙着臉，很哀慘的喊着，我便說：

「月女，怎麼的了？死是一種不濟於事的事！」

「不！」她把驚慌的臉子揚起了，看見的不是尹相先，而是我，她更驚疑了，半天沒出一口氣，一面咬着牙一面發着狠，這次仍是她敗了，這幾次想跳入江心，我有些近於討厭的安慰着她，竟使她心安靜下來，沒有風，江上像鏡子一樣平靜，緩慢的流着，太陽已經要落了，反照在對岸白沙場上，像銀河一樣美麗，在別人眼裏看，認爲我們倆是一對初戀情人，也未可知，他們那會想到，我們是坐在命運的舟上呢！

在這樣美麗黃昏的江上，兩個人在一起沒有愛的耳語，我不是感嘆一個男人，安慰着一個女人嗎？

「你死了尹醫師不也是不能來挽留你嗎？那麼，你如果死了，還是你自己的恥辱！」

「不是那樣，我想尹相先一定很恐懼，我僅僅是威嚇他呀！」

她——失去了昔日潑剌的生氣那是更可憐了。

「啊，這小船向下流流去，能流到那裡算那裡吧！因爲他是一個使人害怕的而丟臉的男子，我不能回到他那裡去，我更沒有臉死去，任着這隻船流到南浦吧。」

「不要說笑話，南浦是海呀！」

「往海那邊去，不好嗎？」

「和那男人，就永別了嗎？」

「中學生的毛病，就好說大話，啊，連你也長風剌了嗎？」

「啊長了，」我困窘得有些狼狽了！

西岸的森林已看不見了，平壤城是陷入暮色蒼煙裡，夕陽照在江上，成爲金色的光，這個時候不知不覺的，小船已到了大同橋下，因爲到了加馬灘的急流，所以小船像箭一樣滑過去。

「哎呀，可怕！」她從心現出可怕的樣子，這樣她是不想死了，這以後不久，月女成爲稱謂人老心不老的辯護士的小妾，傳說是跳出妓女界了，根據人們的議論，辯護士和尹相先，全是爲着她的財產下手追逐她，到底是辯護士將尹相先擊退了，無論她——月女，在年青時候是怎樣有毒的，然而年歲老了應該胸懷大些，可是仍不過是一介心弱的女子，那是更可哀的了！

依然和從前一樣，她早晨和尹醫師從旅館出來，晚上和辯護士一塊到西洋館子去吃飯，在那個時候她如果看見我！

「他，中學生，風刺又多了！」

這樣說後就嘿着牙笑了，以前潔白的牙齒，因爲生出虫牙，完全變爲金牙了！我漸々地身心兩方面建强起來，她和我是相反的，漸々地瘦弱下去。

（鄒嫂譯自朝日週刊）

人夫們把櫃子，茶箱子等沉重的家具類搬置到各自的場所完了就出去了。海用，坐在剛才扔出去的蒲團上，煙捲點着了火。家中像把玩具箱翻個的樣子的混雜，等到完全收拾妥當也是很費事的，不過，海用倒覺着很安靜。這次搬家不僅只是搬家，在他看來是一種生活的革命。由母親以至寄食的親戚和男女的下人們，他不顧他們激烈的反對，斷行着搬家。

「這樣一來，好歹稍微能過着僅僅有家族的快樂的日子——」

腦袋昏沉沉的想着那樣的事，腦袋纏着羊肚手巾，手裏拿着撣子的妻，拿撣子頭打享植的屁股。

「眞是沒法子的孩子啊！你還和那個小子玩嗎？還想玩嗎？還是不玩？你好好的說呀！」

很鉅烈的責備着小孩子。小孩子雖是要哭出來的臉色，但脖子總也不往旁

邊轉。

「福男伊！」海用立刻就想到這個名子。

「來了嗎？那個小子！」

「是啊！」

於是，妻很討厭的樣子，眼光投落到門的那方面。雖然很熱心的收拾着厨房，猛然一注意，亨植就不見影了，所以到門口一看，他已經好好地和福男伊玩着哩。

「眞是沒辦法的小子啊！」

海用不禁苦笑着。說實在這次的搬家，打算離開福男伊母子是主要的的目。

福男伊母子，原來是累代鄭家的「奴婢」，不過在主從的關係沒消滅的今日，他們是無爲徒食的存在，海用很覺得是抗不了的重擔。無知，不潔，懶惰，一說起甚麼，他們就說：「以前，老令監的時候……」發洩着不平；海用爲這母子的存在不知道怎樣的虐待着神經。在兒子的方面不說甚麼不平的話，但

爲着這是另外的事，是海用腦袋疼的病根子。福男伊，說起來雖然是有十七歲，脊骨溜尖的延長着，快有七五尺五六寸高個子的大男的他，不知爲甚麼，很利害的受一群孩子們的推戴。連吃奶的孩子珠姬，對於滿身泥垢像杉桿般高個子的他，看見就嘻嘻的笑不關魔人，所以是奇怪的。無論如何，福男伊是很骯髒的，每用夫妻嚴禁他和孩子們玩，但不管怎樣嘵鬧，第一，在孩子的那方面很得意着福男伊，那就沒法子了。

拿滿藏黑泥垢的手掌，把亨植抱到胸際上，面頰上是可愛的了不得的臉色，海用夫妻一看見就大聲的怒罵着，於是福男伊也不打算立刻停住模仿他們的恣態。不久，他大概是無精打彩的溜走，但是當大人們如果注一下子意，已經在大門外探頭探腦的窺視着，對着孩子們說：

「來啊！來啊！」

於是，在開頭的時候起初和孩子們躲到門後玩着，後來不到十分鐘偷偷地跑到院子裏，老老實實地開始着玩了。

福男伊曾經在小學校念過三四年書，他很能够教給孩子們唱歌：

「月亮先生！
亮啊！亮啊！
月亮先生！」

於是又給孩子們一面唱着一面跳舞。渾身破衣襤褸像巨漢的樣子，一個勁的灣曲着長手長脚和腰身。彷彿像幼稚園的小孩子們跳舞一樣，沒有滑稽也沒有神經變態的這種風景，他本人那樣認眞的態度，除了使別人目瞪口呆外沒有別的。

海用想着用甚麼辦法，使福男伊離開他的孩子們、於是託熟人的雜貨店採用他做店員、然而因爲福男伊既低能又有偷摸的毛病，不上十天就被辭退了。無論使他上甚麼地方作事也不行，於是，海用夫妻晝夜爲着他煩惱。

「但是，也可以另搬到別的地方去，也許沒有以前那樣事罷！今天是搬家的日子，那個小子脚跟脚的要來了罷。」

「我眞不明白，那個小子是怎麼一回事！」

「無論怎樣辦，那個小子總是在搬家前的三十分鐘，很恰巧的趕到這裏

來！」

「然而，現在也許是又恰巧罷，實在那個小子混賬透啦！」

那樣說話的妻這次對孩子們說：

「明白了罷，那樣不乾不淨的東西，絕對不能和他玩的，和那小子玩，一定能招病的，有病的時候就喝很苦很苦的藥水子，你們明白了嗎？」

她用很柔和的聲音哄着孩子們，孩子們連「是」也不答應着。和福男伊一塊玩不可以的事，在孩子的方面是不承認的。

「好，行啦，那邊怎樣了？」

於是，妻和孩子出去以後，海用還收拾着散落的什物東西，不到三十分鐘的工夫，由院子裏那面聽着妻的大聲的吵罵聲。

「滾出去，滾出去！」

海用吓一跳，跑出去一看，果然福男伊又來了，被妻叱罵着，他站在當院中很恐懼的神氣，亨植也像很害怕的臉色和他並立着。大概方才擺着玩具的家罷，在地面上零散木頭塊。海用趁着也勾上火來。

「滾出去！混蛋，像個小偷似的跑到院裏來！」

他痛罵着。不過，福男伊沒有立刻想出去，暫時嘴裏嘟嘀嘟嘀的，一面偷着看海用夫妻的臉色，心裏想着這回可糟糕了。

「那麼，再見吧，少爺！」

他用很悲哀的聲音，僅僅和孩子告別，無精打彩的走出去了。

「以後可好啦，下回不能來了罷？」

於是，海用夫妻都笑了。然而那不過是空頭的希望。第二天，海用就把孩子誘引到電車路去玩了。因爲那很沒把握很危險，海用夫妻對孩子出門去曾嚴重的告訴過，不過那無効了。如果孩子出不去，福男伊就在電車路的路頭佇立着，三個鐘頭四個鐘頭的等着。

「眞搔頭啊！」

海用夫妻互相看着嘆息，然而還是沒法子辦。

不過，終於最後征服福男伊的時候來了。有一天，因爲亨植在那也看不見影子，所以家裏起了很大的騷動，打發人出去找也沒找着。想着這也許是福男

伊這小子幹的事情幹的够當，漸々的心裏不安起來，天長的春日傾斜的時候，果然是福男伊微笑着，一面帶着孩子回來了。孩子也不知道從那裏弄來的牛奶糖和廉價的圖畫本，大概玩的很乏罷，一倒就呼呼的睡了。

「混蛋！」不管怎的打腦袋落下來的怒罵聲。

「噫，噫，噫，少爺要上和信公寓去，我就帶着上和信去，那能不知道呢！」

福男伊却是報功勞的樣子。

「甚麼？」

「噫，噫，一到和信去、少爺又坐電梯，又坐電椅子，他特別的樂啊！」

「混蛋！」

海用猛然把手裏拿的文明棍衝着福男伊的迎面骨扔去。白檀木的文明棍一下子就折了，頭飛出多老遠。

「啊！」福男伊一隻脚跌倒了。

「誰託你這個小子這事？」

海用揮舞着斷折的文明棍，還打着兩三下子福男伊的脚。漸漸福男伊屈膝跪倒地面上，抗不住疼痛；嗥嗥地大聲哭了。但他還是不想離開孩子的樣子。聽一下子海用的腦袋和眼睛有點發火了。

「混賬東西！」還怒吼似的罵一聲。

以後，福男伊就沒有第二次到海用家裏來。但是他仍沒有離開京城。到現在有時候海用很湊巧的遇見他，每次他都是改換的恣態。某一時，他呆呆地眙着商店的窗飾，或者背着筐檢破爛……冬夜裏，又看見他在鐘路的裏街在炒栗子。但是，無論甚麼時候，他好像忘掉拿棍子擲打他的事，就是到如今一看見海用的臉，像飛躍般歡喜着。

「少爺……」他總是打聽着。

這時候，他好像幹着送信的差事，騎着舊自行車，悠悠地在過晌的總督府前的大街上跑着。逍遙地眺望着被春天的陽光閃燦着的銀杏的街樹的黃色的嫩芽。

（羊朔譯自週刊朝日）

嘉實

李光洙

一

時在新羅的末葉，當金庾信（新羅的名將）鼎鼎有名的時候，秋天的陽光，明亮的照着院庭裡，立着稻叢，大豆叢，蕎麥叢等的在輪廓，在庭院的一角，重重的堆積着足够冬天使用的柴薪，在那堆薪的下面，十七，八歲肌膚很漂亮的姑娘，卸下負着的柴薪，一面眺望着南邊的街路哭泣着，那時候青年農夫，負着大的斧子，向院庭裏走進來，看見姑娘在哭泣，就站住了問：

『爲什麼哭泣呢？』

止住了哭泣聽着，姑娘是那麼驚訝的樣子，把帶着淚的眼睛，從街路轉向青年農夫看着，安靜靜地說：

『因爲爸々被官家召呼入營了！』

拿衣裳襟擦眼淚，隱藏起哭泣的樣子，像煞無介事似的回過去了臉，露着

長結下垂烏黑髮辮。

「召呼入營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明天早晨，便在邑衙門集合，剛纔官差來催促來着。」

青年農夫像想着什麼似的。

「因爲有說高句麗的奴才們，將來攻打北漢山，所以才召呼入營呢！」

說着放下斧子，走向比鄰的屋裡，不一會兒又回來了。

「掌大局的人又召呼了。畜生！弄得一天也沒有太平的日子，年青的都戰死啦，又輪到老邁的人了。多咱才不打仗呢？多咱才能太平呢？」

說着望着哭泣着的姑娘的肩膀，姑娘轉過了腕問：

「嘉實君！你還沒有被召呼嗎？」

嘉實是青年農夫的名子。

「來年春天，我也被召呼，因之還不足一年就入營啦！」

說着把兩手放在袖裡，思索了一會兒。

「老伯出去到什麼地方去啦！」

『到衙門去了！看看所奉行的事情，因爲年歲老了，身體也有病，並且身後連一個幼小的男孩也沒有，懇請不去打杖，所以剛才就出去啦！但不知回來的時候怎麼樣？……』

說着仍眺望着街路。

『懇請有什麼用處，因爲是官家的事，那裡會聽那些事情呢！』

說着起始拿了斧子，關着圓長的木柴，姑娘睜大了含淚的眸子。

『哎！怎麼？要劈木柴棒子嗎？』

說着走近嘉實的旁邊。

『家裡的木柴，劈成塊放在各處，老伯年紀那麼老邁了，我想幫一點忙！』

把很健壯而膚色很好的兩臂舉起在頭上，『嘿喲！嘿喲！』的吭着，輪着斧子，木棒劈成兩瓣向左右散飛。姑娘仍就站着，注視嘉實直起腰彎下腰去的樣子，有力氣的兩腕上下的樣子，轉眼的工夫，就看見了堆起白的木柴，忽然像想起了什麼，開開荻門，走進內院去，不一會兒，姑娘就手拿着盛得滿滿乳

白的濁酒的碗出來了。嘉實把一塊木棒子，剛很痛快的劈開。

『要喝點濁酒嗎？』

兩手擎着碗向嘉實敬酒。

嘉實把斧子砍在木棒子上，用手擦着額上的汗。

『這個嗎？』

說着就聚足了力量，而且用很溫和的眼光，低頭看着濁酒。

『在大豆收穫日作的濁酒，在罐底下少賸了些，是爸爸喝完了賸下的。』說着用衣裳裙擦着濕了的手，姑娘很滿足的微笑着。

嘉實以碗當唇，一口氣兒就喝完了，拿拳頭擦了擦嘴唇，把碗遞給姑娘，姑娘接過了碗，對嘉實凝視着，像跑似的開了狹門，進厨房裡去，嘉實看着姑娘跑的樣子，直看見姑娘進了厨房的門，再拿起斧子，又開始劈一塊木柴。

不久，姑娘用衣裳包着什麼慢跑出來，站在嘉實身旁，等待嘉實轉向自己這方面。

『請喫栗子，這是我拾來蓄藏的東西。』

說着拿了一把，遞給嘉實。

『好大的栗子呀！』

嘉實說着把斧子立在兩膝之間，用牙剝着栗子的皮，姑娘也動着小嘴剝皮喫着。

『啊！爸爸回來了啊！』

姑娘把用衣裳包着的栗子，落在地面上，向街路跑去，嘉實也看着街路在老柳樹下，白了鬍鬚的老人，無力的走來。老人到這裡來看嘉實。

『您勞苦啦！』臉上浮着感激顏色說着。

『因爲我家裡的木柴劈完了！』

嘉實說着面頰赧紅，現出很欣快的樣子。老人劈了一塊木頭後，轉下了腰，在『呼呼』的吐着溜息，姑娘不知在什麼時候走進厨房，拿出一碗濁酒來。

『爸々！請喝點濁酒吧！』

說着遞給老人。

『唔！濁酒還有賸的嗎？』說着從姑娘手裏接過濁酒。

『嘉賓君，也請喝點酒！』

『已經敬上一杯了，是爸々喝賸下的。』

說着姑娘看着嘉賓，嘉賓說：

『我已經喝够了，請喝吧！還靡到著天呢！』

說着看着老人的臉色，老人憩了又憩，喝了一碗，在下唇的髭端，仍有酒痕，拾起落在庭裏的栗子喫着。姑娘想問在郡的結果，但在別人之前，不能問道，恐怕嘉賓聽了。嘉賓看出了姑娘的表情，蹲在老人的旁邊，問道：

『懇求准了嗎？』

『糟嘍！明天必須出發了！』

繼續沈默着。

姑娘止不住湧上了珠淚，用衣裳角覆蓋了臉，嘉賓也面色悲愁的看着地面，老人也面色愴惘的看着哭泣的姑娘，對嘉賓說：

『若不然，我想要找你呢！』

說着像有心似的看着嘉實。

『你也知道，我若一走，就剩下年幼的姑娘一個人，什麼也沒有比姑娘再可憐的了！她的母親，在年歲不老的時候就死啦……她的哥哥們，也都在戰場喪了命……俺這回出去沒有回來希望啦！不是戰死，就得病死，不病死就得老死噯，俺也是二十歲時候入營，三十的時候回來，爸爸和媽媽全都靡有了……那樣的事，說也白扯了，無論怎樣的，反正這回是最後了，這個是我唯一的姑娘，留下她我走，我的心怎樣的難過呀……』

說着老人强壓着悲哀，姑娘忍不住就倒在薪堆上哭泣起來。嘉實也哭泣，老人擤了一擤鼻涕，又打起精神來。

『然而這全都是命運哪！依我看你的爲人，是很可靠，所以若把姑娘做你的妻子，我是很願意的，那麼着，你便在這個房裡住着，有這些水田，旱田，山，你們兩個人，好好的工作，喫飯是不用愁的了！可不可以那樣辦呢？……』

說着就站起來，提着倒在薪叢哭泣的姑娘的手叫她起來說：

「哎！哎！不要哭了！早一點進去預備晚飯，殺一隻鷄，菜也比平常多一點，酒也燙點，嘉實君也一塊兒喫晚飯，做最後一宿談話吧！」

姑娘起來，兩手擦了淚，走進屋裏去，老人看着姑娘的後影，坐在嘉實旁邊。

「嘉實君，你答應我的請求吧？」

說着用手輕輕地拍着嘉實流着汗的肩，嘉實抬起頭看着老人，像要說話的像子，睜大了眼睛，不久；很簡單的，而且以不響亮的聲音答道：

「謝謝您！」

老人站起來，拿起放在嘉實旁邊斧子，開始劈着木柴棒子。嘉實說：

「讓我來吧！」

「好啦！這個也完啦！」

說着『嗤——嗤』出着氣息，起始劈着，年紀雖然老了，可是以前做慣了的活，不像嘉實那麼有勁的做，然而也做得很好，一塊木頭棒砍完了，老人把斧子遞給嘉實。

『嗳呀！嗳呀！好容易熬過來！』拭着汗，說着話。

『在山坡的那面，有俺的水田，那個也是用手種的喲，在這個秋天，敷上了新土，在那隣近也想着種一塊水田來着，可是也不能種了，求你做吧！並且那個小牛棚子，移到那邊好了！』

說着像似很安心似的微笑着，偶然又想起了什麼，面上現出愁容：

『看不見你們二人的婚禮的擧行，眞是憾事！收穫完了選擇吉日，要邀請村子的人們，擧行式典！』

說着，那臉上像似浮着依戀的表情。嘉實在默默地的聽着。

二

第二天的早晨，鷄剛打鳴，姑娘就起來在臼裡搗米，汲水，殺鷄，預備早飯，昨天夜裡，爲爸々縫着冬天穿的衣服，到夜深了還動着針的姑娘，在爸々旁邊打一個盹，所以鷄剛一叫，就起來了。爸々幾回撫摸着睡在旁邊的姑娘，差不多一睡也靡能睡。

老邁的爸爸對着年小的姑娘，把飯混合着鷄湯喫着的時候，已經到了窗戶亮的時分，在太陽昇起來，乘着馬的官差，佩着劍就來了。

『軍士們：要急早去集合呀！』

催促着。

姑娘連一點飯也不能嚥下去，就給爸爸包衣服，縫破了的襪子，爸爸在姑娘打行李的時候，就給牛喫東西，在家裡每早做的事，鋤頭啦，牛啦，小鷄窩啦，穀物庫全都看了，又刈了姑娘每天汲水去的井口邊的雜草。

日頭起昇了、在房根底下，降着像銀粉一樣的霜，聽着村裡小孩子們的哭泣聲。

鷄浴着太陽光，喔喔的啼着，聽着汪汪的犬吠聲，終於出發的時刻到了，爸爸背負着包，走出庭院，摸着哭泣着姑娘的頭和面頰，後來就說道：

『不要掛心啦！嘉實君是頂好的人，那個男人到那裡去，你可以嫁給他，多生幾個孩子，安樂過活，遵守丈夫的吩咐，總要好好的工作，能那麼着，就是爸爸可愛的女兒了！』

出了門，姑娘就伏在爸爸的袖上哭泣；

那個時候，從前面的丘陵，背上浴着金色的光芒，一個高個男人，走下來，就是嘉實，嘉實在草鞋上縛着脚絆，把下衣很輕快的向上面結着，背負小的行李，到門前來，對老人施禮。

『讓我代替你老去吧！過了一年就回來。』

說着臉上就泛起紅潮。

『你怎麼可以呢！』

老人驚訝的問。

『您這麼大的年紀身子被召，打仗怎麼能行呢？從昨天我已經決定替你老去了。』

說完這話，施了禮，就要走去，姑娘握住嘉實的手說：

『你要以身代替我爸爸嗎？』

她的聲音顫動着。

『是的！』

說着嘉實抬起頭看着姑娘的臉，姑娘就把帶着淚的臉，俯就嘉實的懷裡。

「那麼就請去吧！你的恩德，是此身不能忘掉的，那麼請走吧！」

說着又抬頭看了嘉實的臉。

老人知道嘉實沒有決心是做不出來的，把自己背負的包，遞給嘉實說：

「您的恩德是一生難忘的，那麼就去吧！願健壯的歸來，我就是您的養父……好々的，健壯的……」

以後是嘉實到戰場去的事了。

和入郡的兵士，選了數百名的人們一塊兒，伴隨着數百名騎兵到京裡去，（那時新羅的國都在現在慶州）途中和各方來郡的兵士，選拔的人合在一起，越過鴨嶺的時候，已經有千名以上了，在山麓上，集聚着穿着白色衣服的老年婦人，小孩子們，看着爸爸或兒子走去了，誰也不提起話頭來說，用手指着，做出聲踪着地皮。

嘉實進了京的東門時候，太陽就掛在西山的頂上了，從所謂有八百八十國都的寺院裡，遙相應合的鐘聲響了。看被選爲兵士的人們，往來走着的，國都

的人，站在道傍像騎堵一般排着。在互相看着的時分，好容易到了芬皇寺前的兵營。

嘉實受士官的指導令進到屋裡去了，在廣大的屋子裡，百餘名的兵士們，像萌芽一樣坐着，或和知道是同鄉來的，或和全都不知道的人們在一塊談話，嘉實在屋裏的一角，呆呆的坐着，打起仗雖是可怕，然而想起來年的這個時候凱旋，渴慕已久的女人做了太太，快樂的過活着，又興奮起來了。

一時聽見不知是什麼地方音樂的聲音，人們站起來，從窗口露出頭去看着。

看見西南方，有明亮的火光，倚窗眺望的一個人說：

『那個是宮殿哪！皇上住的地方啊！』

『宮殿！宮殿！宮殿！』

說着還沒有看見的人們，集在窗口間：

『在那兒？宮殿在那兒？』

現出很神氣的臉，把腰背挺着，很自慢的說明着：

『在那裡灯火點着很多的地方，那個宮殿哪！就是臨海宮』

嘉實也在人群裏站着，眺望，不知數的灯火，像螢的光一般懸在空中，在那裏面，又看見像有焚着大火的樣子。

『灯火很多哪！』不知是誰說着。

『那麼樣的灯火，做夜活很好哇！』又一個人說：

『那樣的地方，蹂跡一定很好啊！』又有人說：

其中一個在京裏住得很久的人，嘲笑他們說的話太老趕，說：

『喲！喲！別說那樣胡塗話吧，現在國王親自召集滿朝的百官，開催宴會呢！明天龍春將軍和庾信將軍，帶着我們去攻打狼嘗城，爲要我們必勝，才開的宴會哪！』

太皷的聲音，簫簓的聲音，不時可聞，明亮的九月十五日夜的月亮，像圓的冰塊一樣，懸在南山上，半月城和皇龍寺，在月光之中，像大的影子聳立着。

人們一個兩個的離開窗子，在這兒和那兒，開始枕着木枕躺下了，有的因

爲一天步行得疲倦啦，又有打着鼾聲的。

別了家和妻子，別了旱田，水田和牛，不願在戰場上選死的道，像孩子們的兵士們，搖動着手和腿發出鼾聲，正做了離別了的夢的時候，細或粗，斷或續，臨海宮音樂的聲音，乘着月光，透進了窓間，嘉實起始一時也睡不着，因爲昨天砍了一天木柴，並且今天又走了一天路，已夠疲勞，不一會兒工夫，也漸漸的睡去了。

月亮慢慢傾向西山的時候，從各方的寺院，一起齊了鐘聲，就中有在兵營前打的，芬皇寺的鐘聲，驚破了睡得很甜的兵士們的夢。

喇叭的聲音，法螺貝的聲音，從兵營裡吹奏着，擦着剛睜開的眼睛的兵士們，像撞着蜂窩似的，從各個屋裏出來，集合在庭中，在庭中堆積着的弓，矢筒，像山一樣高，好些樣子顏色的旗，在焚火的光中閃着。

朝日還沒有昇起呢，千餘名兵士，如第一大隊，出了南大門向西去，也有乘着馬的兵士，也有裝着東西的車，兵士們各個背負着弓和矢筒，還有兵士，背負着長槍，嘉實也背負大的弓和矢筒，穿着各種染色的軍服，在昨天還是手

裏拿着鋤頭，鎌刀，和砍薪的斧子，過着和平生活的農夫們，今天就變成了背着弓，帶着劍，爲殺人類而去的兵士。

『一塊兒到那裏去呀？』

緊跟在嘉實後面走的一個兵士，自言自語的說着。

『誰也不知道哇！跟着走吧！』

一個人回答說。

『百濟的奴才們，又進攻來嗎？』

『這回是高句麗的奴才們！』

『混蛋的奴才們，安靜的百姓，該多麼好，爲什麼要負新羅的人們呢？』

『知道不是這面吧！奴才們反倒加罪於新羅人哪！』

也有這麼說的，又有時候。

『我們去幹麼呀？』

『幹嗎？打仗去唄！』

『爲什麼要打仗呢？』

一時沒有人回答。

『想着去而去的人，一個也沒有，叫走就走唄！』

有人憤怒的樣子說。

聽着這句話很有趣，不知是誰。

『到底叫我們打仗的是誰？我們爸爸說話，還有不聽從的時候呢！』

說着作出大笑的聲音。

沈默繼續着。

嘉實說：

『我是代替年老的養父去的！』

因爲想到這兒自然就快樂了。

就這樣的，夜間野宿，晝間步行，渡河，過着看不見邊的野原，越峻嶺，離京後十幾天，渡過像海似的廣濶的漢江，嘉實入的一隊，到了漢陽（現在的京城）其間逃走的人，爲逃脫而被捕殺了的人，因病死了的人，渡河時溺死的人，因爲各種事故而減少了很多的數目，在從京裏一塊出發的千餘名兵士之中

，渡過漢江的，剩了六百餘名了。

嘉實在渡漢江的時候，從三角山，北風呼呼的吹來，像粟粒似的風雪狂舞着，從以前駐屯在漢陽的兵士們，不差什麼，看去襤褸的衣服，顏色蒼白，他們從家裡出來時候拿來的衣服都穿完了，穿着黑垢的軍服，哆哆的哆嗦着，新來和嘉實在一塊的兵士們，看見這種光景，身上也哆嗦了。

『爲什麼那個樣子？不是祇剩了骸骨了嗎？』

『我們也要成那樣子嗎？』

『不死也就成那樣子呀！』

交談着這類的話，往用席子覆蓋的兵舍走着。

這一天，漢陽的兵士們，因爲新的軍隊，是走了二十幾天的遠路來的，殺牛數頭，拿出很多的酒，開催大宴會。

時時的高句麗的騎兵，出沒於穆安窟嶺附近，但是因爲京裏的救援軍，輕容易也不到，在這兒駐屯的兵士們，一天也不氣壯，成了雖然在夜裏也不得睡眠的狀態了，這回新的兵隊來了，就士氣百倍，經過了長時間饑餓的肚子，食

着牛肉，飲着酒的時候，雖然在寒冷的時候，也忘了懷念故鄉，而樂得舞蹈起來。

嘉實也醉了，和他一塊居住年老的兵士，看他可愛，酒也叫他多喝！，肉也叫他多吃，二十幾年間，過着軍隊生活以來，因爲在京裡住得很久，所以對軍隊的事情，都很熟習，笛也吹得很好，歌啦，舞蹈也會，又因爲有幾回戰場的經驗，雖然戰爭，也不想是很大的事。

酒喝得正濃時，這個年紀大的兵士，把腿當着太鼓一樣的拍打着，唱出一節即興的歌，那個歌是這樣：

「喲哎喲呀——

看不慣的地方。

想誰來的呀？」

這個老人引起歌的頭，其中五，六個老兵，也叩打着腿。

『喲哎喲呀——喲——

既不是想你來的呀！

也不是遊山逛景來的呀！
拿着銳利的龍泉劍。
來殺高句麗人來的呀！
喲哎喲呀——喲——』
答唱着歌。
年老的兵士，越法高興起來，搖搖着肩膀。
『喲哎喲呀——喲——
問道新來的兵士呀。
故鄉的山川怎麼樣啦？
二老爺娘怎麼樣啦？
可愛的妻子還好嗎？
喲哎喲呀——喲——』
唱着，其他老兵士，也隨着搖着肩膀扭唱着：
『既不想你的呀！』

以前的歌，又返回從頭唱。

從別個屋裡，血色很年輕的兵士們，聽了這個歌聲出來了，屋子裡被兵士佔滿了，還有，裝不了的，也有站在降着雪的外邊的。

唱歌的兵士們，高興達到絕頂，也有站起舞蹈的，也有用手拍着紅的脚掌，合着歌的調子的，年老的兵士唱了頭節歌，後來和唱者也增多啦，嘉賞也用小的聲音，隨着哼呀。最後學會了調子，也參加裡面了。

年老的兵士，更高點聲唱道：

「喲哎喲呀——喲——
出狩吧！出狩吧！
天亮就出狩啦。
越穆阿窩嶺，渡臨津江。
去殺高句麗的兵吧！」

「喲哎喲呀——喲——
既不是想你來的呀！

也不是遊山逛景來的呀？
拿着銳刃的龍泉劍。
爲切斷高句麗王的頭。
捧獻給大王來的呀！』

『喲哎喲呀——喲——
人生百年如大夢。
從何處來，往何處去？
今天生，明天死。
有人打聽我們在那兒？
告訴北漢山下腐朽的，
松樹根不要探掘吧！
喲哎喲——喲——』

唱着，各個用悲調的聲音，又從頭唱，後來唱完了，大家全都靜靜的看着老年兵士的嘴，年老的兵士，滿臉皺着，亂了的白髮很長的下垂着，還是扭着

肩膀。

『喲哎喲——喲——

北漢的松林雖然老朽！

告訴不要掘那樹根喲！

不要把睡眠着的頭摧毀喲！

我們若是死了哇，

也像北漢松下的碎骨頭。』

唱歌的時候，從年紀老的兵士黑臉上，兩條淚珠滾落下來，學了返回唱的一節的兵士們，不能再學哭泣了。

這個時候，很急的從營舍的院庭裏，鳴起非常召集的喇叭，兵士們驚慌了，然而雖也不曉得因爲高句麗軍，乘夜攻入了漢陽城。

嘉實也和別的兵士們一樣，帶起了弓和矢筒，拿出了劍，在營舍的庭中，數千名的兵士，排成了長列，在前頭有乘着馬，拿着旗的將校，搖着旗對兵士們號令着說：

『現在高句麗軍，攻擊穆安寗嶺，你們要迎着他們打去，如果高句麗軍被攻破向北漢山下逃脫就追擊！』

這個時候，一隻飛矢，貫穿了將校所騎的馬的耳朵，數千名的兵『喊呀！』的起了呼喚聲，廻繞着仁王山麓，向穆安寗嶺跑去。

翌朝，在村裏鷄叫的時候，兵士們到了北漢山麓，高句麗軍，留下了死的兵士，馬，或受了傷的兵士，退向狼臂城，新羅兵也有二百餘名戰死了，年紀老的兵士，行方不明了。翌日，嘉實打聽別人，自己探找，到處找這個老年兵士也不見了。

三

自從在這兒取了陣地十天後，龍春將軍和庾信將軍，親自引率八千大軍入城來了，新羅的兵士們，鼓起勇氣，這回的進軍！一氣要攻到平壤，然而打仗不是像他們想的簡單，想着進擊三里，總得退五里的時候也有，又有退出七里的時候，在漢江和臨津江之間打仗，春去而又來數次了，其間年老而死的，中

矢，被劍刺而死的，或是逃走，或靡逃了而被殺的，兵士們的數目，遂漸行減少，兵士們減少了，就退却幾里，等待救援軍的到來，救援軍到了，又有攻入平壤的勇氣，前進了十里。

後來兵士減少，再退回來，像這樣的風，不分晝夜的返復着，不知到什麼時候，戰爭方完了呢？

說一年以後歸來的嘉實，已經過了三年了，還沒有歸去，從新來的兵士們，打聽故鄉的消息；向故鄉捎信不行，因爲有來的人，沒有回去的人，什麼事情也不能辦。

聽說韋氏姑娘家的消息，是在第三年春天的時候，老人是健康，姑娘還靡出嫁，等待着自己歸去。但幾天後，據新來的兵士說，傳說已經和那兩班（上流階級）結婚，在這個秋天，就舉行儀式，嘉實聽了這樣話，心裏很難過，然而多啥歸去也不知道，所謂什麼事情也靡有辦法，在三年前，由京一塊出發的兵士，減少了一個，減少了兩個，到今天幾乎連一個人也看不見了，自己的生命，也像草葉上的露，什麼時候消失，也不知道，心裏遂爲不安，特別是這個

秋天，因爲無論新羅，和高句麗，都互相要舉全力打仗，那個時候，任何人也不能活着剩下，據兵士們的話，高句麗有能飛空的將軍，這回，因爲那個將軍出來，越法不用想活着送迎明年的春天了。

第三年的九月十五日，攻擊狼臂城的命令下來了，兵士們全都疲勞，故鄉之思，極爲深切，雖然打仗的氣力，已爲減殺，因爲這回不回家，無論死了，或者活着，這回也完了，所以喫滿了一肚子酒和肉，吹着喇叭，打着太鼓，耀武揚威的飛散着，向狼臂城出發，嘉實以疲憊了的身體，放着弓，一面揮着劍，向前進又向前進着。從狼臂城射來的矢，像雨一般的降來，前進的兵士們，一個人，兩個人的死了，嘉實從死了或者還沒有死吐着血的兵士身上踏過，一心向前進，又向前進着，因爲天地被沙塵所覆蓋，前面一點也看不着，天地由一口出聲的樣子，什麼聲音也聽不見，祇聽着：『向前進，向前進！』

『颼！』

在可怕的聲音之下，一隻矢突然刺中嘉實的左腕，嘉實站住，當即拔了矢狼臂城越法迫近了，從旁邊飛去的矢數也很多，心裏驚惶，一喘氣之間，一隻

矢就刺在右脚上，嘉實叫聲「哎喲」就倒了，嘉實竟用所有的力量拔刺進脚裏的矢，從腕和脚上猛烈的出着血，很可憐的，力氣既沒有了，身體不能動轉，嘉實裂了衣服，用以塞住傷口，像死了的人一般倒着，新羅的兵，「哇！哇！」喊着，從自己的身邊越過，呆視着，過了一會兒，因爲有誰抬起自己的脚，睜着眼睛，看見高句麗的兵士兩人，舉着劍，比量着自己，其中的一個人，

「這個混蛋，害活着嗎？」

說着拿脚踢他的腰。

「害活着呢？」

嘉實抬起頭，看那個兵士們回答說，另一個兵，手裏拿着劍，對準了嘉實的胸膛說：

「說這個混蛋，這個新羅人奴才，雖然逃了幾個，可是你們的軍隊全滅啦，這個混蛋也把你刺殺了吧！」

刺着嘉實的胸膛，嘉實說：「稍稍等一等」用手哀求着。

「爲什麼呢？你們和我是敵人，可是我打過你們的父兄嗎？我偷過你們的

牛嗎？互相初次相逢，什爲麼要殺我呢？我也有年滿的父母，和年輕的妻子，我死了怎麼辦呢？」

他訴說着，另一個兵士，把舉起了劍的兵士的手腕拉住，當時用眼睛做個眼勢說稍等一會兒。

「這個奴才，爲什麼持着劍，侵入我們國境呢？可是若不是那麼着，也許將拿鷄和飯來請請客呢，爲什麼用弓矢殺我國的人，你們新羅人，是不能饒恕的奴才，侵入守着沉默的高句麗來，就這樣把我們引出戰場。」

嘉實現着疑惑的樣子說：

「聽說是你們高句麗，虐待保守沉默的新羅人。」

「誰那麼說的？」

舉起劍的兵士很灼急的說：

「聽俺們的國王說，是新羅的奴才，先惹引的軍。」

嘉實說：

「聽俺們的國王說：是高句麗的奴才不老實了！」

三個人無言，互相的看着臉兒，嘉賞使勁的站了起來，因爲嗓子乾渴了，就對拿着劍的兵士說：

「我嗓子乾了，給我一點水吧！」

那個兵士，一時到覺無所措了，把兵刃收在鞘裏，從小河裏汲了水來，嘉實心情很舒適的喝了，然後向着那兩個兵：

「你們別殺我吧，雖然因爲俺今天一日裏射箭，諒你們方面兵士，也當死幾個人，然而是不願意殺而殺的，領了弓，因爲叫射才射的，想你們也同樣吧？你們怎樣想，要把我殺了呢？」

說着把旁邊自己的弓折了說：

「嗳！這樣子成了沒有弓的光人了，進入了你們的國。」

兩個兵士默然的相望着。

「怎麼辦呢？讓這個奴才活着嗎？」

「是呀，可是有叫全部殺了的命令呢……

「那麼就叫他做俘虜吧！」

「對的，俺們把這個奴才，俘虜着走，交給營盤不殺吧……」

然後兩個兵士，就背負着嘉實向營盤的地方走去交給了將軍。

將軍從嘉實的手和臉，看出他不過是個所謂無學的農民，並且也不過是一匹所謂無名的兵卒，另外想了想，也沒有殺的必要，帶到街上，便做奴僕給賣了。

正好某一個年歲老的農夫買了嘉實，乘着牛，帶他到自己的村子去了。

過了幾天以後，受了矢的瘡口，也復元了，嘉實就拿着斧子，出去打柴，砍木棒子，夜裡作繩子和草鞋，起始因爲聽說捕來新羅人，來看的人也很多，小孩子們都圍上了說：『新羅人是「唐國的狗」。』看了一看之後知道嘉實也和自己是同樣的人類，在有活件人之間，互相僱用着。

春天來了，出來擔肥料，耕地，嘉實因爲是新羅人，所以慣於做莊稼的事，把主家的旱田，都改成了水田，第二年稻子也多收穫了，老人不拿嘉實當下僕，而和家族一樣的待遇，村裡的人們，全部招呼嘉實，關於農事，有所請教，因爲高句麗，不是有戰爭的日子，農事就很等閒了，所以廣大的野原連續

着，莊稼地也不過是在平壤附近。

於是嘉實，不論這個村子，和鄰村的人們，全都知道了，沒有不稱頌他良善，有力氣，能幹活，及作水田的事。

三年過去了，嘉實每到秋天，對老人就請求回去，主人說歸去生命很危險，不能歸去的；其實他是想迎爲今年已是十六歲的姑娘的夫婿，原來這個老人的兒子兄弟兩個，因爲到戰場去，沒有做活的人了，從買嘉實做下僕，家道就富裕了！並且因爲嘉實的爲人是極淳樸，勤勉，倘如成爲女婿，是自己一生得了信託，故極力讓他捨了歸回本國的心情。

姑娘也很愛慕嘉實，看見舉起斧子砍木棒子的時候，和積在牛背上柴薪與背負着穀物的時候，姑娘就愛慕嘉實不得說出，嘉實不單有力氣，也有各種智慧和才能，拉鋸啦，引黑線的事情也是好手，至於做鉋，做種種的器具，又自己蓋了起居的房子，給老人和姑娘做鞋，那個鞋體裁正合脚，老人給姑娘塗上柿漆，便不能裂了，又在農事有閒暇的時候，用蓬草編製舖物，作捕魚的機械，打了鮒和小魚，姑娘到前面小河洗了，把這個放入了辣椒煮了，老人就很適

口的吃了。

嘉實雖然一時的工夫，也不休憩，好好的工作，從那老人的家，任什麼也沒有不足的東西，很清潔的在降雪以前，像山似的柴薪，就堆積在這裏，草鞋，繩鞋，各種的在堆積着的鞋，這個秋天，因爲聽說姑娘起始編織東西，嘉實整天的在山裏來回走着，探求好的草料做織物，因爲這種織物很如在新羅的地方，比較高句麗的構造也好，並便利；此外嘉實爲人做種種的東西。他的智慧和材能，使合村裡人們感嘆着，嘉實成了這個村子不能少的人了，不管有什麼事情，婦人乃至小孩都說：『求嘉實吧！』

瞧見嘉實工作的村子裡人們，也對作捕鳥的機械和捕魚的機械感覺興味，並且嘉實勤勉的性格，足爲村子的人們視作模範，雖然話說的很少，但是，那言語，却是眞實的溢露，言行一致，村人不但信認嘉實，而且也很敬畏他。

然而嘉實有一個最大的悲愁，已結白頭之約的人，不知道了消息，何況相會的事，也如同做夢了，對主人幾次請求歸去，然而都不是在一年的活全完了的秋，他決不說出口，到了莊稼事開始的時候，也不能說那樣的話，但是今年

——十九歲時出來，已到了二十五歲的今年，想着怎樣也該回去了，於是在某一天，因爲喫完了晚飯，對着老人。

『今年讓我回去吧！』

請求的說着。

老人驚訝的樣子，對着嘉實坐着。

『爲什麼又說起那件事呢？俺現在求您，俺的年紀，已經七十，你若回去，俺怎麼辦呢？』

說着，老人的聲音發顫，流下眼淚。

在旁邊的老婦人也用發顫的聲音說：

『當然啦，老頭和我，成了人的兒子在戰場喪了命。偶然遇到了你，就像親兒子似的，信賴着你？要回去嗎？你若是回去了，我們這老倆口子，到底得怎麼辦呀？那樣的話，快不要再說了吧！埋葬了我們這夫婦以後……』

說着又撫了姑娘的頭說：

『然後帶着這個姑娘，到那兒去都好，你想到那兒都行，這個姑娘也任你

，你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，也可放心了！』

姑娘害臊了，後來就從席上站了起來，往那厨房裡去，把裝在巴革箕（裝東西的名子）煮了的栗子拿回來，那個姑娘，把牠放在屋子的中央，又坐在母親的旁邊。

母親：

『啊！嘉實君，請喫栗子吧，捨棄了有這個味的生活到那去？因爲聽說你沒有雙親，可以想我們就是爸爸和媽媽，因爲沒有妻子，就請把這個姑娘作妻子，是我們頂希望的了！』

說着拿栗子遞給嘉實。

『啊！快喫吧！因爲這個是姑娘，給你煮的呢……』

說着拉過姑娘的手，坐在嘉實身旁。

『不是，是給媽媽煮的喲！』

說着姑娘的臉紅了，嘉實剝了栗子的皮，先遞給老頭和婦人，自己也喫着，剝下的皮，在嘉實的手裡搓動。嘉實應該怎麼辦好，也不知道了。不得諒解

，就逃脫的事，也不能做出來，嘉實因爲力量強，而愛情更強，愛情強而義理更強，因爲愛情強而不能捨棄主人，義理更強，就不能破了和故鄉那個姑娘的盟約，嘉實剝着栗子皮，看着，什麼也不說，老人說：

『嘉實，聽了我們老兩口子的請求吧！那麼我們的心裏，也就可以不再騷動啦！』

老人用手撫嘉實的背，老婦人和姑娘，用着很掛心的眼光，看着嘉實。

嘉實像把堅固的心決定了似的，抬起閉口無言的頭，說：

『我也想把您二位做父母一樣，像愛父母似的人，那般的對待父母……』

嘉實的聲音，深々感動的顫抖着，嘉實用流着淚的口調又說：

『但是我在六年前，從故鄉出來時……』

沈默了一會兒，才拿出勇氣說：

『因爲想着冒然的說出，可是靡等能說呢……』

把自己爲了代替故鄉那個老人到戰場的事情，和約會在一年後，從戰場回來叫與他的姑娘結婚的事情，都說了，然後又說：

『我爲什麼歡喜到故鄉去？因爲和我有白頭偕老的人，不分晝夜在等待我回去呢！』

話更進一步，從嘉實的眼眶裏落下大粒的淚珠，老夫婦聽了嘉實的話，更讚美嘉實的心腸良善，而落了淚，姑娘也在媽々的背頭上哭泣着。

老人再撫着嘉實背：

『你是天與的人類，聽了代替他人而選了就死戰場的事情，眞是除非偉人不能做出來的事情，古語，在我們祖先的時代，聽說有那樣的人，過會看像你一樣偉大的人，在我七十歲的一生，這是第一次呢！』

說着滿心贊嘆着。

『我想到爲什麼你平常總是面現憂鬱，而就莫明其妙，然而我想那單單也不過是思想故鄉唄！現在聽了你的話，才明白了！』

說着，打着鼻嚏，

老婦人擦着淚，用低微的聲音說：

『啊……』

臉色越法愁苦，姑娘向外邊飛跑出去，聽着從對面的屋子裏，有着嚶嚶地哭泣聲音。

四

翌日早晨，很早的喫了飯，嘉實將向故國出發了！

對那老夫婦行了三次辭儀告別，將離開了六年間很熟習而又很親近的村子，老人把旅費裝在嘉實的行李裡，老婦人拿了包着衣服和煮的鷄的袋子，給纏在嘉實的背後，村裡的人們，也把種種東西，或包好的食物，給裝在嘉實的行李裡面。

「平安的歸去吧！但願在死前能再會面：

現着悲哀的面色，說着離別的話，到了村子的河邊。

嘉實對村子的人們，說了各種的客氣話，然而因爲離開百餘里，再會面是很難的事了，就一個人一個人的拉拉手，說了離別的話。

臨上渡船的時候，老人站在船旁，握着嘉實的手說：

『平安的歸去吧！我已經老啦，再會面恐怕無望了！你歸去了，那個姑娘若是嫁到別處去！你可再回來吧！從今二年間，我的姑娘，也不能出嫁，每天期待着你的歸來。』

嘉實也含着眼淚答應着。

『是，老伯……』

不忍得撒開相握着的手，哭泣了一會兒，終於船出動了，船頭在『嘿喲！嘿喲！』的哼着，船離開了岸，衝碎了水面，在秋天的河水裏，泛起小波，船向對岸划去了！

嘉實背着臉站着，向着集在離開的土丘上歡送自己的數十名的男女擺手，那些人也都像說平安的回去的樣子，擺手相應，老人呆立在河邊上，遠々的守望着走了的嘉實，不時的發出不知說什麼的聲音。

嘉實下了船，又向站在對岸的村人們，擺了一會手，把背負的行李，用木杖擔着，選了因爲經霜而枯萎了的草間小徑，向東，復向東，那時又回過頭擺擺手，嘉實到不高的山腰的時候，最後高舉兩手，大聲的招呼：

『再見吧！』

喊了兩三聲，對方也喊了『再見吧！』的聲音，像似山音似的，隱約可以聽到，嘉實想到了對他有着厚意的老夫婦，向東走，向東走，一路向着故國步行着……。

（王覺譯載作風）

後記

朝鮮和我們，無論在歷史上，或在地理上，都有着很悠久與緊密的關係，然而我們之間，彷彿像已經有了很疎遠，很疎遠的距離了，譬如我們對歐美人的生活和心理，都有着很深刻的認識與理解，反之我們對朝鮮，却茫々然一無所知，當然這是有着很多原因的，但無論如何我們總不該這樣漠不關心，對於我們的鄰人，對於和我們有着血緣關係的弟兄吧？

溝通兩者間的文化和感情，文學該是最好的工具一種，因爲它能把存在於生活內面的意識形態，從各個角度，明確的發掘並表現出來，但我們不關心他的文學和不關心他的一切相等時，那麼也是沒有用，如果我們大家都一致覺得以往之非，勢必對他要予以注意，漸謀提攜之道，我想介紹他的文學，該是一件不容輕視的措置。

朝鮮作家張赫宙，對於他們三十年間新文學的推移和今日的作家，曾發表過這樣的牢騷說：朝鮮的新文學，即以李光洙的長篇小說無情爲出發來說：比

起中華民國白話文學的創始，也早數年，然而中國的文學，由於魯迅等人，已被列爲世界的作品，朝鮮文學，仍是徘徊於低調的領域裏，』他又說：『雖然知道這會受京城文壇上的作家們的非難，但在不滿當時朝鮮文學的我，這樣說是不得已的，』

從這段話裏—不—我們從實際上研究，這絕不是因爲技巧笨拙或意識低調，障碍了他們的進路，乃是別原有因在的吧？

我們現在把他們幾篇短篇小說，搜集在一起刊行了，對於如張赫宙說：『在新文學被樹植的三十數年間，京城文壇一如中國文學是在不同的特殊的苦惱環境下生長的，』的朝鮮作家們，該是一個最大的同情與鼓舞呵？

我們希望他們，在最近能把我們的文學，也介紹到朝鮮去！

編者四一・七・四記於新京

新時代社

¥.60